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五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一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

交

換

水滸

第二十三回

橫海郡柴進留賓

景陽岡武松打虎

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，去淨手了；轉出廊下來，蹠了火鋏柄，引得那漢焦燥，跳將起來，就欲要打宋江。柴進趕將出來，偶叫起宋押司，因此露出姓名來。那大漢聽得是宋江，跪在地下，那裏肯起，說道：『小人一有眼不識泰山！一時冒瀆兄長，望乞恕罪。』宋江扶起那漢，問道：『足下是誰？高姓大名？』柴進指着道：『這人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，今在此間一年矣。』宋江道：『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這裏相會，多幸多幸！』柴進道：『偶然豪傑相聚，實是難得。就請同做一席說話。』

宋江大喜，攜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後堂席上，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。柴進便邀武松坐地。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裏肯坐。謙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進教再整杯盤來，勸三人痛飲。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，果然是一條好漢，但見：

身軀凜凜，相貌堂堂。一雙眼光射寒星，兩彎眉渾如刷漆。胸脯橫闊，有萬夫難敵之威風；語話軒昂，吐千丈凌雲之志氣。心雄膽大，似撼天獅子下雲端；骨健筋強，如搖地貔貅臨座上。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間太歲神。

當下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心中甚喜，便問武松道：『二郎因何在此？』武松答道：『小弟在清河縣，因酒後醉了，與本處機密相爭；一時間怒起，只一拳，打得那厮昏沉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一逕地逃來，投奔大官人處，躲災避難，今已一年有餘。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，不想染患瘡疾，不能勾動身回去。却纔正發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，被兄長跣了鋏柄，喫了那一驚，驚出一身冷汗，覺得這病好了。』宋江聽了大喜。當夜飲至三更酒罷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。次日起來，柴進安排席面，殺羊宰豬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話下。過了數日，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。柴進知道，那裏肯要他壞錢，自取出一箱緞匹紬絹，門下自有針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。

說話的，柴進因何不喜武松？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，也一般接納管待；次後在莊上，但喫醉了

酒，性氣剛，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，他便要下拳打他們；因此滿莊裏莊客，沒一個道他好。衆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進面前，告訴他許多不是處。柴進雖然不趕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，飲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，武松思鄉，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。柴進，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。武松道：『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，因此要去望他。』宋江道：『實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閒時，再來相會幾時。』武松相謝了宋江，柴進取出些金銀，送與武松，武松謝道：『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。』武松縛了包裹，拴了哨棒，要行。柴進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，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桿棒，相辭了便行。宋江道：『賢弟少等一等。』回到自己房內，取了些銀兩，趕出到莊門前來，說道：『我送兄弟一程。』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送武松，待他辭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『大官人，暫別了便來。』

三個離了柴進東莊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別道：『尊兄遠了，請回。柴大官人必然專望。』宋江道：『何妨再送幾步。』路上說些閒話，不覺又過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說道：『尊兄不必遠送。常言道：

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」宋江指着道：「容我再行幾步。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，我們喫二鍾了作別。」

三個來到酒店裏，宋江上首坐了，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，宋清橫頭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來，且買些盤饌，菓品，菜蔬之類，都搬來擺在桌子上。三人飲了幾杯，看看紅日平西，武松便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哥哥不棄武二時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爲義兄。」宋江大喜。武松納頭拜了四拜，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武松。武松那裏肯受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客中自用盤費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不必多慮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認你做兄弟。」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纏袋裏。宋江取些碎銀子，還了酒錢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。武松墮淚，拜辭了自去。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，望武松不見了，方纔轉身回來。行不到五里路頭，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，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。宋江望見了大喜，一同上馬回莊上來。下了馬，請入後堂飲酒。宋江弟兄兩個，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。

話分兩頭。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，當晚投客店歇了。次日早，起來打火，喫了飯，還了房錢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尋思道：「江湖上只聞說『及時雨』宋公明，果然不虛。結識得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」

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來到陽穀縣地面。此去離縣治還遠。當日晌午時分，走得肚中饑渴，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，上頭寫着五個字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

武松入到裏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『主人家，快把酒來喫。』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，一雙筯，一碟熱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滿滿篩一碗酒來。武松拿起碗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『這酒好生有氣力！主人家，有飽肚的買些喫酒。』酒家道：『只有熟牛肉。』武松道：『好的，切二三斤來喫酒。』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盤子，將來放在武松面前，隨即再篩一碗酒。武松喫了道：『好酒！』又篩下一碗。恰好喫了三碗酒，再也不來篩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『主人家，怎的不來篩酒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要肉便添來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來。』酒家道：『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，酒却不添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却文作怪！』便問主人家道：『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，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』

武松道：『怎地喚做『三碗不過岡？』』

酒家道：『俺家的酒，雖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來我店中，喫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過不得

前面的山岡去。因此喚做「三碗不過岡。」若是過往客人到此，只喫三碗，更不再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原來恁地。我却喫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」酒家道：「我這酒叫做「透瓶香」，又喚做「出門倒」。初入口時，醇釀好喫，少刻時便倒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沒地不還你錢，再篩三碗來我喫！」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，又篩三碗。武松喫道：「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喫一碗，還你一碗錢，只顧篩來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休只管要飲，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沒藥醫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得胡鳥說！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，我也有鼻子。」店家被他發話不過，一連又篩了三碗。武松道：「肉便再把二斤來喫。」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篩了三碗酒。武松喫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；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，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且來看我銀子，還你酒肉錢勾麼？」酒家看了道：「有餘。還有些貼錢與你。」武松道：「不要你貼錢。只將酒來篩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，你要喫酒時，還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喫不的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就有五六碗多時，你盡數篩將來。」酒家道：「你這條長漢，倘或醉倒了時，怎扶的你住？」武松答道：「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漢。」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。武松焦燥道：「我又不白喫你的，休要引老爺性發，通教你屋裏粉碎！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！」酒來道：「這厮醉了，休惹他。」再篩了六碗酒，與武松喫了。前後共喫了十五碗，綽了哨棒，立起身來道：

「我却又不曾醉！」走出門前來笑道：「却不說「三碗不過岡」！」手提梢棒便走。酒家趕出來叫道：「客官那裏去！」

武松立住了問道：「叫我做甚麼？我又不少你酒錢，喚我怎地？」酒家叫道：「我是好意。你且回來我家，看抄白官司榜文。」

武松道：「甚麼榜文？」

酒家道：「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，晚了出來傷人，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。岡子路口，多有榜文：可教往來客人，結夥成隊，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過岡，其餘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個時辰，不許過岡。更兼單身客人，務要等伴結夥而過。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，我見你走都不問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間歇了，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，一齊好過岡子。」

武松聽了，笑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，這條景陽岡上，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，幾時見說有大蟲？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。——便有大蟲，我也不怕！」

酒家道：「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時，進來看官司榜文。」

武松道：「你鳥子聲！便真個有虎，老爺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裏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謀我財，害我性命，却把

鳥大蟲唬嚇我。』酒家道：『你看麼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惡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時，請尊便自行！』正是：

前車倒了千千輛，

後車過了亦如然。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

却把忠言當惡言。

那酒店裏主人搖着頭，自進店裏去了。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，來到岡子下，見一大樹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也頗識幾字，擡頭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，但有過往客商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結夥成隊過岡，勿請自誤。

武松看了，笑道：『這是酒家詭詐，驚嚇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却怕甚麼鳥！』橫拖着哨棒，便上岡子來。

那時已有申牌時分，這輪紅日，厭厭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興，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，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讀時，上面寫道：

陽穀縣示：爲景陽岡上，新有一隻大蟲，傷害人命；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，未獲。如

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結伴過岡；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，不許過岡，恐被傷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

武松讀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。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，尋思道：『我回去時，須喫他恥笑，不是好漢，難以轉去。』存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『怕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去看怎地！』
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湧上來，便把氈笠兒背在脊梁上，將哨棒縮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岡子來。回頭看這日色時，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說道：『那得甚麼大蟲？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』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。一隻手提着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，浪浪踉踉，直奔過亂樹林來。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却待要睡，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。古人有四句詩單道那風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

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
就樹撮將黃葉去，

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，風生從虎。那一陣風過處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

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「阿呀！」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

那個大蟲又飢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撲，從半空裏攏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見大蟲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膀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躲，躲在一邊。大蟲見掀他不着，吼一聲，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振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，倒豎起來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，只是一撲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提不着時，氣性先自沒了一半。那大蟲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聲，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哨棒，盡平生氣力只一棒，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。定睛看時，一棒劈不着大蟲；原來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樹上，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裏。

那大蟲咆哮，性發起來，翻身又只一撲，撲將來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遠。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，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，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肱膊地揪住，一按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，被武松儘氣力納定，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脚望大蟲面門上，眼睛裏，只

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，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，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，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，偷出右手來，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，儘平生之力，只顧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蟲眼裏，口裏，鼻子裏，耳朵裏，都迸出鮮血來。那武松儘平昔神威，仗胸中武藝，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堆，却似攜着一個錦皮袋。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：

景陽岡頭風正狂，
觸目晚霞掛林藪，
忽聞一聲霹靂響，
昂頭踴躍逞牙爪，
清河壯士酒未醒，
上下尋人虎饑渴，
虎來撲人似山倒，

萬里陰雲霾日光。
侵人冷霧瀰穹蒼。
山腰飛出獸中王。
麋鹿之屬皆奔忙。
岡頭獨坐忙相迎。
一掀一撲何猙獍！
人往迎虎如巖傾。

臂腕落時墜飛礮，

爪牙爬處成泥坑。

拳頭脚尖如雨點，

淋漓兩手猩紅染。

腥風血雨滿松林，

散亂毛鬚墜山奄。

近看千鈞勢有餘，

遠觀八面威風斂。

身橫野草錦斑銷，

緊閉雙睛光不閃。

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，被武松沒頓飯之間，一頓拳脚，打得那大蟲動揮不得，諫得口□□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，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槌，拿在手裏，只怕大蟲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。那大蟲氣都沒了，武松再尋思道：『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……』

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，那裏提得動，原來使盡了氣力，手脚都蘇軟了。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，尋思道：『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，却怎地鬪得他過？且掙扎下岡子去，明早却來理會。』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，轉過亂樹林邊，一步步捱下岡子來。

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見枯草叢中，鑽出兩隻大蟲來。武松道：『阿呀！我今番罷了！』只見那兩個大

蟲，於黑影裏直立起來。武松定睛看時，却是兩個人，把虎皮縫做衣裳，緊緊拼在身上。那兩個人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，見了武松，喫一驚道：『你那人喫了獠律心，豹子肝，獅子腿，膽倒包着身軀，如何敢獨自一個，昏黑將夜，又沒器械，走過岡子來！不知你是人是鬼？』武松道：『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』那個人道：『我們是本處獵戶。』武松道：『你們上嶺來做甚麼？』兩個獵戶失驚道：『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陽岡上，有一隻極大的大蟲，夜夜出來傷人，只我們獵戶，也折了七八個；過往客人，不記其數，都被這畜生喫了。本縣知縣，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。那業畜勢大難近，誰敢向前！我們爲他，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，和十數個鄉夫在此，上上下下，放了窩弓藥箭等他。正在這裏埋伏，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，我兩個喫了一驚。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？』武松道：『我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，正撞見那大蟲，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。』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，說道：『怕沒這話？』武松道：『你不信時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。』兩個道：『怎地打來？』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，再說了一遍。兩個獵戶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叫攏那十個鄉夫來。只見這十個鄉夫，都拿着鋼叉、踏弩、刀、鎗，隨即攏來。武松問道：『他們衆人，如何不隨着你兩個上山？』

獵戶道：『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們如何敢上來？』一夥十數個人，都在面前。兩個獵戶，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，說向衆人，衆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『你衆人不信時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』衆人身邊都有火刀，火石，隨即發出火來，點起五七個火把。衆人都跟着武松，一同再上岡子來，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。衆人見了大喜，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，并該管上戶，這裏五七個鄉夫，自把大蟲縛了，擡下岡子來。到得嶺下，早有七八十人，都關將來，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，將一乘兜轎，擡了武松，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。那戶里正，都在莊前迎接，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。却有本鄉上戶，本鄉獵戶，三二十人，都來相探武松。衆人問道：『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』武松道：『小人是此間鄰郡，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從滄州回鄉來，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，上岡子來，正種是這畜生。』把那打虎的身分，拳脚，細說了一遍。衆上戶道：『真乃英雄好漢！』衆獵戶先打野味，將來與武松把杯。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，要睡；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送縣裏去。天明，武松起來洗漱罷，衆多上戶牽一腔羊，挑一擔酒，都在廳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頓巾幘，出到前面，與衆人相見。衆上戶把盞說道：『被這個畜生，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連累』

獵戶，喫了幾頓限棒。今日幸得壯士來到，除了這個大害。第一，鄉中人民有福；第二，客侶通行；實出壯士之賜！武松謝道：『非小子之能，託賴衆長上福廕。』衆人都來作賀。喫了一早晨酒食，擡出大蟲，放在虎床上。衆鄉村上戶，都把緞匹花紅，來掛與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莊上。一齊都出莊門前來。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，使人來接武松。都相見了，叫四個莊客，將乘涼轎，來擡了武松。把那大蟲扛在前面，掛着花紅緞匹，迎到陽穀縣裏來。

那陽穀縣人民，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，迎喝了來，盡皆出來看，鬨動了那個縣治。武松在轎上看時，只見亞肩疊背，開闢穰穰，屯街塞巷，都來看迎大蟲。到縣前衙門口，知縣已在廳上專等。武松下了轎，扛着大蟲，都到廳前，放在甬道上。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，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，心中自忖道：『不是這個漢，怎地打的這個猛虎！』便喚武松上廳來。武松去廳前聲了喏，知縣問道：『你打虎的壯士，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？』武松就廳前，將打虎的本事，說了一遍。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的呆了，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，將出上戶轆的賞賜錢一千貫，給與武松。武松稟道：『小人託賴相公的福廕，偶然僥倖，打死了這個大蟲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賞賜？小人聞知這衆獵戶，因這個大

蟲，受了相公責罰，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？」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任從壯士。」武松就把這賞錢，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。知縣見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擡舉他，便道：「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，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？」武松跪謝道：「若蒙恩相擡舉，小人終身受賜。」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。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，連連喫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「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，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？」自此主官見愛，鄉里聞名。

又過了三二日，那一日，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翫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：「武都頭，你今日發跡了，如何不看覷我則個？」武松回顧頭來看了，叫聲：「阿呀！你如何却在這裏？」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，陽穀縣裏，屍橫血染。直教鋼刀響處，人頭滾，寶劍揮時，熱血流。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，看見那人，撲翻身便拜。那人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罷，說道：『一年有餘不見哥哥，如何却在這裏？』武大道：『二哥，你去了許多時，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』武松道：『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？』武大道：『我怨你時，當初你在清河縣裏，要便喫酒醉了，和人相打，時常喫官司，教我要便隨衙聽候，不曾有一個月淨辦，常教我受苦；這個便是怨你處。想你時，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，清河縣人，不怯氣都來相欺負，沒人做主；你在家時，誰敢來放個屁？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，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；因此便是想你處。』

看官聽說：原來武大與武松，是一母所生兩個。武松身長八尺，一貌堂堂，渾身上下，有千百斤氣力；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個猛虎？這武大郎，身不滿五尺，面目醜陋，頭腦可笑。清河縣人，見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『三寸丁穀樹皮。』

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，有個使女，小名喚做潘金蓮；年方二十餘歲，頗有些顏色，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，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從。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，却倒賠些房奩，不要武

大一文錢，白白地嫁與他。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，却來他家裏尋惱。原來這婦人，見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獷，不會風流。這婆娘倒諸般好，爲頭的愛偷漢子。有詩爲證：

金蓮容貌更堪題，

笑蹙春山八字眉。

若遇風流清子弟，

等閒雲雨便偷期。

卻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，武大是個懦弱依本分的人，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：『好一塊羊肉，倒落在狗口裏！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，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，每日仍舊挑賣炊餅。

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，當下見了武松，武大道：『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：『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，姓武，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。』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來今日纔得撞見。我且不做買賣。一同和你家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哥哥家在那裏？』武大用手指道：『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』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轉灣抹角，一逕望紫石街來。

轉過兩個灣，來到一個茶坊間壁，武大叫一聲：『大嫂開門。』只見蘆簾起處，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，應道：『大哥，怎地半早便歸？』武大道：『你的叔叔在這裏，且來厮見。』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，便出來道：『二哥，入屋裏來，和你嫂嫂相見。』武松揭起簾子，入進裏面，與那婦人相見。武大說道：『大嫂，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，新充做都頭的，正是我這兄弟。』那婦人叉手向前道：『叔叔萬福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請坐。』武松當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納頭便拜。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：『叔叔，折殺奴家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受禮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奴家也聽得說道：「有個打虎的好漢，迎到縣前來，」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遲了，趕不上，不曾看見，原來却是叔叔。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。』武松看那婦人時，但見：

眉似初春柳葉，常含着雨恨雲愁；臉如三月桃花，暗藏着風情月意。纖腰袅娜，拘束的燕懶鶯慵；檀口輕盈，勾引得蜂狂蝶亂。玉貌妖嬈，花解語，芳容窈窕，玉生香。

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，主客席裏坐地。

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，那婦人看着武大道：『我陪侍着叔叔坐地，你去安排些酒食來，管待叔叔。』武大應道：『最好。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來也。』武大下樓去了。那婦人在樓上，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自

心裏尋思道：『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，他又生的這般長大。我嫁得這等一個，也不枉了爲人一世！你看我那「三寸丁穀樹皮，」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悔氣！據着武松，大蟲也喫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氣力……說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……不想這段因緣，却在這裏！』

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，問武松道：『叔叔，來這裏幾日了？』武松答道：『到此間十數日了。』婦人道：『叔叔在那裏安歇？』武松道：『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恁地時，却不便當。』武松道：『獨自一身，容易料理。早晚自有土兵伏侍。』婦人道：『那等人伏侍叔叔，怎地顧管得到，何不搬來一家裏住？早晚要些湯水喫時，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，不強似這夥腌臢人。叔叔便喫口清湯，也放心得下。』武松道：『深謝嫂嫂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莫不別處有嬌嬌，可取來厮會也好。』武松道：『武二並不會婚娶。』婦人又問道：『叔叔青春多少？』武松道：『虛度二十五歲。』那婦人道：『長奴三歲。叔叔今番從那裏來？』武松道：『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，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，不想却搬在這裏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一言難盡！自從嫁得你哥哥，喫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負，清河縣裏住不得，搬來這裏。若得叔叔這般雄壯，誰敢道個不字！』武松道：『家兄從來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潑。』那婦人笑道：『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？』

道：「人無剛骨，安身不牢。」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，四答和身轉的人。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卻不到得惹事，要嫂嫂憂心。」

正在樓上說話未了，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，放在廚下，走上樓來叫道：「大嫂，你下來安排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你看那不曉事的，叔叔在這裏坐地，卻教我撇了下來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請自便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？只是這般不見便！」

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，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，隨即盪酒上來。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對席，武大打橫。三個人坐下，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婦人拿起酒來道：「叔叔休怪，沒甚管待，請酒一杯。」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，休這般說。」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盪酒，那裏來管別事。那婦人笑容可掬，滿口兒叫：「叔叔，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？」揀好的遞將過來。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，只把做親嫂嫂相待。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。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，那裏會管待人。那婦人喫了幾杯酒，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，武松喫他看不過，只低了頭，不恁麼理會。當日喫了十數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「二哥，再喫幾杯了去。」武松道：「只好恁地，卻又來望哥

哥。』都送下樓來。那婦人道：『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。若是叔叔不搬來時，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，親兄弟難比別人。大哥，你便打點一間房，請叔叔來家裏過活，休教隣舍街坊道個不是。』武大道：『大嫂說的是。二哥，你便搬來，也教我爭口氣。』武松道：『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，今晚有些行李，便取了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是必記心，奴這裏專望。』那婦人情意十分慇懃，正是：

叔嫂通言禮禁嚴，

手援須識是從權。

英雄只念連枝樹，

淫婦偏思並蒂蓮。

武松別了哥嫂，離了紫石街，逕投縣裏來，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。武松上廳來稟道：『武松有個親兄，搬在紫石街居住；武松欲就家裏宿歇，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，不敢擅去，請恩相鈞旨。』知縣道：『這是孝悌的勾當，我如何阻你？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。』武松謝了，收拾行李鋪蓋。有那新製的衣服，并前者賞賜的物件，叫個士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裏。那婦人見了，卻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，堆下笑來。武大叫個木匠，就樓上整了一間房，鋪下一張床，裏面放一條桌子，安兩個杌子，一個火爐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，分付士兵自回去，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。次日早起，那婦人慌忙起來，燒洗面湯，盥漱口

水。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幘，出門去縣裏晝卯。那婦人道：「叔叔晝了卯，早些個歸來喫飯，休去別處喫。」武松道：「便來也。」逕去縣裏晝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裏。那婦人洗手剔甲，齊齊整整，安排下飯食，三口兒共桌兒喫。武松喫了飯，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，遞與武松喫。武松道：「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寢食不安。縣裏撥一個士兵來使喚。」那婦人連聲叫道：「叔叔卻怎地這般見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伏侍了別人。便撥一個士兵來使用，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，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卻生受嫂嫂。」話休絮煩。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，取些銀子與武大，教買餅饊茶菓，請隣舍喫茶。衆隣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話下。

過了數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。那婦人笑嘻嘻道：「叔叔，如何使得，既然叔叔把與奴家，不敢推辭，只得接了。」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。武松每日自去縣裏晝卯，承應差使。不論歸遲歸早，那婦人頓羹頓飯，歡天喜地伏侍武松，武松倒過意不去。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，武松是個硬心直漢，卻不見怪。

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不覺過了一月有餘，看看是十一月天氣。連日朔風緊起，四下裏彤雲密布，又

早紛紛揚揚，飛下一天大雪來。怎見得好雪，正是：

眼波飄瞥任風吹，

柳絮沾泥若有私。

粉態輕狂迷世界，

巫山雲雨未爲奇。

當日那雪，直下到一更天氣，卻似銀鋪世界，玉碾乾坤。次日，武松清早出去縣裏晝卯，直到日中未歸。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，央及間壁王婆，買下些酒肉之類，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，心裏自想道：『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，不信他不動情……』那婦人獨自一個，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，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。那婦人揭起簾子，陪着笑臉迎接道：『叔叔寒冷？』武松道：『感謝嫂嫂憂念。』入得門來，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。那婦人雙手去接，武松道：『不勞嫂嫂生受。』自把雪來拂了，掛在壁上；解了腰裏纏袋，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納襖，入房裏搭了。那婦人便道：『奴等一早起，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？』武松道：『便是縣裏一個相識，請喫早飯。卻纔又有一個作杯，我不奈煩，一直走到家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恁地，叔叔向火。』武松道：『好。』便脫了油靴，換了一雙鞮子，穿了煖鞋，掇個杌子，自近火邊坐地。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，後門也關了，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，入武松房裏來，擺在桌

子上。武松問道：「哥哥那裏去未歸？」婦人道：「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，我和叔叔自飲三杯。」武松道：「一發等哥哥家來喫。」婦人道：「那裏等的他來！等他不得！」說猶未了，早煖了一注子酒來。武松道：「嫂嫂坐地，等武二去盪酒正當。」婦人道：「叔叔，你自便。」那婦人也掇個杌子，近火邊坐了。火頭邊口兒上，擺着杯盤。那婦人拿盪酒，擎在手裏，看着武松道：「叔叔滿飲此杯。」武松接過手來，一飲而盡。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：「天色寒冷，叔叔飲個成雙杯兒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自便。」接來又一飲而盡。武松卻篩一杯酒，遞與那婦人喫。婦人接過酒來喫了，卻拿注子再斟酒來，放在武松面前。

那婦人將酥胸微露，雲鬢半髲，臉上堆着笑容說道：「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：叔叔在縣前東街上，養着一個唱的，敢端的有這話麼？」武松道：「嫂嫂休聽外人胡說，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。」婦人道：「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。」武松道：「嫂嫂不信時，只問哥哥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他曉的甚麼！曉的這等事時，不賣炊餅了。叔叔且請一杯。」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。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鬨動春心，那裏按納得住，只管把閒話說來。武松也知了八九分，自家只把頭來低了。

那婦人起身去盪酒，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筯簇火。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，一隻手拿着

注子，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說道：「叔叔，只穿這些衣裳不冷？」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，也不應他。那婦人見他不應，劈手便來奪火筯，口裏道：「叔叔，你不會簇火，我與你撥火，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。」武松有八分焦燥，只不做聲。那婦人慾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燥，便放了火筯，却篩一盞酒來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盞，看着武松道：「你若有心，喫我這半盞兒殘酒。」

武松劈手奪來，潑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！」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。武松睜起眼來道：「武二是個頂天立地，嚙齒戴髮男子漢，不是那等敗壞風俗，沒人倫的豬狗，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，爲此等的勾當。倘有些風吹草動，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，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！再來休要恁地！」那婦人通紅了臉，便收拾了杯盤盞碟，口裏說道：「我自作樂耍子，不值得便當真起來，好不識人敬重！」搬了家火，自向廚下去了，有詩爲證：

酒作媒人色膽張，

貪姪不顧壞綱常。

席間便欲求雲雨，

激得雷霆怒一場。

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，反被搶白一場。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。天色卻早，未牌時分，武大挑

了擔兒，歸來推門，那婦人慌忙開門。武大進來，歇了擔兒，隨到廚下。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，武大道：『你和誰鬧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都是你不爭氣，教外人來欺負我。』武大道：『誰人敢來欺負你？』婦人道：『情知是有誰！爭奈武二那廝，我見他大雪裏歸來，連忙安排酒請他喫；他見前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。』武大道：『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；休要高做聲，喫隣舍家笑話！』

武大撇了老婆，來到武松房裏叫道：『二哥，你不曾喫點心，我和你喫些個。』武松只不則聲。尋思了半晌，再脫了絲鞋，依舊穿上油膀靴，着了上蓋，帶上氈笠兒，一頭繫纏袋，一面出門。武大叫道：『二哥那裏去？』也不應，一直地只顧去了。

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：『我叫他又不應，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？』那婦人罵道：『糊突桶，有甚麼難見處！那廝羞了，沒臉兒見你，走了出去。我猜他已定叫個人來搬行李，不要在這裏宿歇。』武大道：『他搬了去，須喫別人笑話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混沌魍魎，他來調戲我，倒不喫別人笑。你要便自和他道話，我卻做不的這樣的人。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，你自留他便了。』武大那裏敢再開口。

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，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，拿着條匾擔，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門去。武大趕出來叫道：『二哥，做甚麼便搬了去？』武松道：『哥哥不要問，說起來，裝你的幌子。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』武大那裏敢再問備細，由武松搬了去。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：『卻也好！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，怎地養活了哥嫂，卻不知反來嚼咬人！正是「花木瓜，空好看。」你搬了去，倒謝天地，且得冤家離眼前。』武大見老婆這等罵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樂，放他不下。自從武松搬了去，縣衙裏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。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，卻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，教不要去兜攬他，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。

撚指間，歲月如流，不覺雪晴。過了十數日，卻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，卻得二年半多了，賺得好些金銀，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，與親眷處收貯使用，謀個升轉，卻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。猛可想起武松來，『須是此人可去……有這等英雄了得！』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：『我有一個親戚，在東京城裏住，欲要送一擔禮物去，就捎封書問安則個；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，方去得。你可休辭辛苦，與我去走一遭，回來我自重重賞你。』武松應道：『小人

得蒙恩相擡舉，安敢推故？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，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。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。」知縣大喜，賞了三杯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，出縣門來，到得下處，取了些銀兩，叫了個土兵，卻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，一逕投紫石街來，直到武大家裏。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，見武松在門前坐地，叫土兵去廚下安排。那婦人餘情不斷，見武松把將酒食來，心中自想道：「莫不這廝思量我了，卻又回來……」那廝以定強不過我，且慢慢地相問他！」

那婦人便上樓去，重勻粉面，再整雲鬢，換些豔色衣服穿了，來到門前迎接武松。那婦人拜道：「叔叔，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，並不上門，教奴心裏沒理會處。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，歸來只說道：「沒尋處。」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，沒事壞錢做甚麼？」武松答道：「武二有句話，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樓上去坐地。」

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，武松讓哥哥嫂嫂上首坐了，武松掇個杌子，橫頭坐了。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；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。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，武松只顧喫酒。酒至五巡，武松討付勸

杯，叫士兵篩了一杯酒，拿在手裏，看着武大道：「大哥在上：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，明日便要起程，多是兩個月，少是四五十日便回。有句話，特來和你說知：你從來爲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被外人來欺負。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，你從明日爲始，只做五扇籠出去賣；每日遲出早歸，不要和人喫酒。歸到家裏，便下了簾子，早閉上門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。如若有人欺負你，不要和他爭執，待我回來，自和他理論。大哥依我時，滿飲此杯。」武大接了酒道：「我兄弟見得是，我都依你說。」喫過了一杯酒。

武松再篩第二杯酒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嫂嫂是個精細的人，不必用武松多說。我哥哥爲人質樸，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。常言道：『表壯不如裏壯。』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煩惱做甚麼？豈不聞古人言：『籬牢犬不入。』那婦人聽了這話，被武松說了這一篇，一點紅從耳朵邊起，紫漲了面皮，指着武大便罵道：『你這個腌臢混沌，有甚麼言語，在外人處說來，欺負老娘！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，叮叮噹噹響的婆娘！拳頭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馬，人面上行的人，不是那等拗不出的鼈老婆。自從嫁了武大，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，有甚麼籬笆不牢，犬兒鑽得入來！你胡言亂語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；丟下磚頭瓦兒，一個個也要着地。』武松笑道：『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；只要心口相應，卻不要心頭不似口頭。既然如此，武

「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，請飲過此杯。」那婦人推開酒盞，一直跑下樓來，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：「你既是聰明伶俐，卻不道『長嫂爲母！』我當初嫁武大時，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，那裏走得來！是親不是親，便要做喬家公。自是老娘晦氣了，烏撞着許多事！」哭下樓去了。有詩爲證：

良言逆聽卽爲讐，

笑眼登時有淚流。

祇是兩行淫禍水，

不因悲苦不因羞。

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僞張致，那武大、武松弟兄兩個喫了幾杯。武松拜辭哥哥，武大道：「兄弟去了！早早回來，和你相見。」口裏說，不覺眼中墮淚。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，便說道：「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，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。」武大送武松下樓來，臨出門，武松又道：「大哥，我的言語，休要忘了。」

武松帶了士兵，自回縣前來收拾。次日早起來，拴束了包裹，來見知縣。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，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；點兩個精壯士兵，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，都分付了。那四個跟了武松，就廳前拜辭了知縣，拽扎起，提了朴刀，監押車子，一行五人，離了陽穀縣，取路望東京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，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氣吞聲，由他自罵，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，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，未晚便歸。一脚歇了擔兒，便去除了簾子，關上大門，卻來家裏坐地。那婦人看了這般，心內焦躁，指着武大臉上罵道：『混沌濁物，我倒不會見日頭在半天裏，便把着喪門關了，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！聽你那兄弟鳥嘴，也不怕別人笑恥。』武大道：『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。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，省了多少是非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呸！濁物！你是個男子漢，自不做主，卻聽別人調遣。』武大搖手道：『由他。他說的話，是金子言語。』自武松去了十數日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；歸到家裏，便關了門。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。向後鬧慣了，不以爲事。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，先自去收了簾子，關上大門。武大見了，自心裏也喜，尋思道：『恁地時卻好！』

又過了三二日，冬已將殘，天色回陽微煖。當日武大將次歸來，那婦人慣了，自先向門前來叉那簾子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卻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過。自古道：『沒巧不成話。』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，失手滑將倒去，不端不正，卻好打在那人頭巾上。那人立住了脚，正待要發作；回過臉來看時，是個生的妖嬈的婦人，先自酥了半邊，那怒氣直鑽過『爪哇國』去了，變作笑吟吟的臉兒。這婦人情知不是，叉手

深深地道個萬福，說道：『奴家一時失手，官人休怪。』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，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：『不妨事。娘子請尊便。』卻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。那婆子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，笑道：『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？打得正好！』那人笑道：『到是小人不是。衝撞娘子，休怪。』那婦人答道：『官人不要見責。』那人又笑着，大大地唱個肥喏道：『小人不敬。』那一雙眼，卻只在這婦人身上，臨動身，也回了七八遍頭，自搖搖擺擺，踏着八字脚去了。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叉竿歸去，掩上大門，等武大歸來。詩曰：

籬不牢時犬會鑽，

收簾對面好相看。

王婆莫負能勾引，

須信叉竿是釣竿。

再說來人姓甚名誰？那裏居住？原來只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，就縣前開着個生藥舖。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；近來暴發跡，專在縣裏管些公事；與人放刁把濫，說事過錢，排陷官吏；因此，滿縣人都饒讓他些個。那人覆姓西門，單諱一個慶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。——近來發跡有錢，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。

不多時，只見那西門慶一轉，入王婆茶坊裏來，便去裏邊水簾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卻纔

唱得好個大肥喏！」西門慶也笑道：「乾娘，你且來，我問你：間壁這個雌兒，是誰的老小？」王婆道：「他

是「閻羅大王」的妹子，「五道將軍」的女兒，問他怎地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和你說正話，休要取笑。」王

婆道：「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？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……」西門慶道：「莫非是「賣棗

糕」徐三的老婆？」王婆搖頭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的，正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可是「銀擔

子」李二的老婆？」王婆搖頭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的時，也倒是一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倒敢是「花臄膊」

陸小乙的妻子？」王婆大笑道：「不是。若他的時，也又是好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一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

娘，我其實猜不着。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。他的蓋老，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

郎。」西門慶跌脚笑道：「莫不是人叫他「三寸丁穀樹皮」的武大郎？」王婆道：「正是他。」西門慶

聽了，叫起苦來說道：「好塊羊肉，怎地落在狗口裏！」王婆道：「便是這般苦事。自古道：「駿馬卻馱癡

漢走，美妻嘗伴拙夫眠。」月下老」偏生要是這般配合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王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錢？」王

婆道：「不多，由他歇些時卻算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你兒子跟誰出去？」王婆道：「說不得。跟一個客人淮

上去，至今不歸，又不知死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卻不叫他跟我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若得大官人擡舉他，十分之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他歸來，卻再計較。」再說了幾句閒話，相謝起身去了。

約莫未及兩個時辰，又趲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，朝着武大門前。半歇，王婆出來道：「大官人，喫個梅湯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最好多加些酸。」王婆做了一個梅湯，雙手遞與西門慶，西門慶慢慢地喫了，盞托放在桌子上。西門慶道：「王乾娘，你這梅湯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裏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討一個在屋裏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問你梅湯，你卻說做媒，差了多少。」王婆道：「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，老身只道說做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與我做頭媒，說頭好親事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，婆子這臉，怎喫得耳刮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家大娘子最好，極是容得人。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，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。你有這般好的，與我主張一個，便來說不妨。」——就是回頭人也好，只要中得我意。」王婆道：「前日有一個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好時，你與我說成了，我自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生得十二分人物，只是年紀大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差一兩歲，也不打緊。真個幾歲？」王婆道：「那娘子戊寅生，屬虎的，新年恰好九十三歲。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『你看這風婆子，只要扯着風臉取笑。』西門慶笑了起身去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王婆卻纔點上燈來，正要關門，只見西門慶又趲將來，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。王婆道：『大官人，喫個和合湯如何？』西門慶道：『最好。乾娘放甜些。』王婆點一盞和合湯，遞與西門慶喫。坐個一晚，起身道：『乾娘記了帳目，明日一發還錢。』王婆道：『不妨，伏惟安置，來日早請過訪。』西門慶又笑了去。

當晚無事，次日清早，王婆卻纔開門，把眼看門外時，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趲。王婆見了道：『這個刷子趲得緊，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，只叫他舐不着。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，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。』原來這個開茶坊的王婆，也是不依本分的。端的這婆子：

開言欺陸賈，出口勝隋何。隻鸞孤鳳，霎時間交仗成雙；寡婦鰥男，一席話搬唆捉對。略施妙計，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；稍用機關，教李天王摟定鬼子母。甜言說誘，男如封涉也生心；軟語調和，女似麻姑能動念。教唆得織女害相思，調弄得嫦娥尋配偶。

且說王婆卻纔開得門，正在茶局子裏生炭，整理茶鍋。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趲了幾遭，一逕

奔入茶房裏來，水簾底下，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。王婆只做不看見，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，不出來問茶。西門慶叫道：『乾娘，點兩盞茶來。』王婆應道：『大官人來了。連日少見，且請坐。』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，將來放在桌子上。西門慶道：『乾娘相陪我喫個茶。』王婆哈哈笑道：『我又不是影射的。』西門慶也笑了一回，問道：『乾娘，間壁賣甚麼？』王婆道：『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。』西門慶笑道：『你看這婆子只是風。』王婆笑道：『我不風，他家自有親老公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乾娘，和你說正經話：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，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，不知出去在家？』王婆道：『若要買炊餅，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，何消得上門上戶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乾娘說的是。』喫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『乾娘記了帳目。』王婆道：『不妨事。老娘牢牢寫在帳上。』西門慶笑了去。

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，冷眼睽見西門慶又在門前趲過東去，又看一看；走過西來，又睽一睽；走了七八遍，逕趲人茶坊裏來。王婆道：『大官人稀行，好幾時不見面。』西門慶笑將起來，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，遞與王婆，說道：『乾娘權收了做茶錢。』婆子笑道：『何消得許多？』西門慶道：『只顧放着。』婆子暗暗地喜歡道：『來了，這刷子當敗。』且把銀子來藏了，便道：『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，喫個寬煎

葉兒茶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如何便猜得着？」婆子道：「有甚麼難猜。自古道：『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着容顏便得知。』老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，都猜得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有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若猜的着時，輸與你五兩銀子。」王婆笑道：「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個十分。大官人，你把耳朵來。你這兩日脚步緊，趕趁得頻，以定是記掛着隔壁那個人。我這猜如何？」西門慶笑起來道：「乾娘，你端的智賽隋何，機強陸賈！不瞞乾娘說：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叉簾子時，見了這一面，卻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；只是沒做個道理入脚處。不知你會弄手段麼？」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：「老身不瞞大官人說：我家賣茶，叫做『鬼打更。』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，賣了一個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，專一靠些『雜趁』『養口。』」

西門慶問道：「怎地叫做『雜趁』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為頭是做媒，又會做牙婆，也會抱腰，也會收小的，也會說風情，也會做『馬泊六。』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端的與我說得這件事成，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聽我說：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，要五件事俱全，方纔行得。第一件，潘安的貌；第二件，驢兒大的行貨；第三件，要似鄧通有錢；第四件，小就要綿裏針忍耐；第五件，要閒工夫。——

此五件，喚作「潘、驢、鄧、小、閒。」五件俱全，此事便獲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這五件事，我都有些，第一，我的面兒，雖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過；第二，我小時也會養得好大龜；第三，我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，雖不及鄧通，也頗得過；第四，我最耐得，他便打我四百頓，休想我回他一下；第五，我最有閒工夫，不然，如何來的恁頻？乾娘，你只作成我。完備了時，我自重重的謝你。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，也多是劄地不得。」西門慶說：「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？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但凡捱光最難，十分光時，使錢到九分九釐，也有難成就處。我知你從來慳吝，不肯胡亂便使錢；只這一件打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極容易醫治，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。」

王婆道：「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，老身有一條計，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。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揀怎地，我都依你。乾娘有甚妙計？」王婆笑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回去。過半年三個月，卻來商量。」西門慶便跪下道：「乾娘休要撒科，你作成我則個！」

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卻又慌了。老身那條計，是個上着；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，端的強似孫武子教

女兵，十捉九着。大官人，我今日對你說：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，卻做得一手好針線。大官人，你便買一疋白綾，一疋藍紬，一疋白絹，再用十兩好綿，都把來與老身。我卻走將過去，問他討茶喫，卻與這雌兒說道：「有個施主官人，與我一套送終衣料，特來借曆頭，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，去請個裁縫來做。」他若見我這般說，不睬我時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說：「我替你做，」不要我叫裁縫時，這便有一分光。我便請他家來做。他若說：「將來我家裏做，」不肯過來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歡天喜地說：「我來做，就替你裁。」這光便有二分。若是肯來我這裏做時，卻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。第一日，你也不要來。第二日，他若說不便，當時定要將家去做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，這光便有三分了。這一日，你也不要來。到第三日晌午前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，咳嗽爲號。你便在門前說道：「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？」我便出來，請你入房裏來。若是他見你入來，便起身跑了歸去，難道我拖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見你入來，不動身時，這光便有四分了。坐下時，便對雌兒說道：「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。虧煞他！」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，你便賣弄他的針線。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，這光便有五分了。我卻說道：「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。虧煞你兩個施主：

一個出錢的，一個出力的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，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，官人好做個主人，替老身與娘子澆手。」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。若是他抽身便走時，不成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動身時，事務易成，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卻拿了銀子，臨出門對他道：「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」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，我也難道阻當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，此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七分了。等我買得東西來，擺在桌子上，我便道：「娘子且收拾生活，喫一杯兒酒，難得這位官人壞鈔。」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，走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，卻不動身時，此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喫的酒濃時，正說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沒了酒，再叫你買，你便又央我去買。我只做去買酒，把門拽上，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。他若焦躁，跑了歸去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由我拽上門，不焦躁時，這光便有九分了。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……這一分倒難。——大官人，你在房裏，着幾句甜淨的話兒，說將入去。你卻不可躁暴，便去動手動脚；打攪了事，那時我不管你。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筯去，你只做去地下拾筯，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，他若鬧將起來，我自來搭救，此事也便休了，再也難得成。若是他不做聲時，此是十分光了。他必然有意，這十分事做得成。這條計策如何？」

西門慶聽罷大喜道：「雖然上不得凌烟閣，端的好計！」王婆道：「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但得一片橘皮喫，莫便忘了洞庭湖！」這條計幾時可行？」王婆道：「只在今晚，便有回報。」

我如今趁武大未歸，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。你卻便使人將綾紬絹疋并綿子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，如何敢失信？」作別了王婆，便去市上紬絹舖裏買了綾紬絹緞，并十兩清水好綿。家裏叫個伴當，取包袱包了，帶了五兩碎銀，逕送入茶坊裏。王婆接了這物，分付伴當回去。詩曰：

豈是風流勝可爭？

迷魂陣裏出奇兵。

安排十面捱光計，

祇取亡身入陷坑。

這王婆開了後門，走過武大家裏來。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。那王婆道：「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，懶走去的。」王婆道：「娘子家裏有曆日麼？借與老身看一看，要選個裁衣日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裁甚麼衣裳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十病九痛，怕有些山高水低，

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。難得近處一個財主，見老身這般說，佈施與我一套衣料，——綾紬絹緞，——

又與若干好綿，放在家裏一年有餘，不能勾做。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，又撞着如今閏月，趁這兩日要

做；又被那裁縫勒措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來做，老身說不得這等苦！」那婦人聽了，笑道：「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；若不嫌時，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？」那婆子聽了這話，堆下笑來說道：「若得娘子貴手做時，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。久聞娘子好手針線，只是不敢來相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何妨。既是許了乾娘，務要與乾娘做了。將曆頭去叫人揀個黃道好日，奴便與你動手。」王婆道：「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，娘子是一點福星，何用選日？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，說道：『明日是個黃道好日；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，不記他。』」那婦人道：「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，何用別選日？」王婆道：「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，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不必，將過來做不得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；又怕家裏沒人看門前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乾娘恁地說時，我明日飯後便來。」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。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，約定後日准來。當夜無語。次日清早，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，買了些線索，安排了些茶水，在家裏等候。

且說武大喫了早飯，打當了擔兒，自出去做道路。那婦人把簾兒掛了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。那婆子歡喜無限，接入房裏坐下，便濃濃地點道茶，撒上些出白松子，胡桃肉，遞與這婦人喫了。抹得桌子

乾淨，便將出那綾紬絹緞來。婦人將尺量了長短，裁得完備，便縫起來。婆子看了，口裏不住聲價喝采道：『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，眼裏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。』那婦人縫到日中，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，下了一斤麵，與那婦人喫了。再縫了一歇，將次晚來，便收拾起生活，自歸去。恰好武大歸來，挑着空擔兒進門，那婦人拽開門，下了簾子。武大入屋裏來，看見老婆面色微紅，便問道：『你那裏喫酒來？』那婦人應道：『便是間壁王乾娘，央我做送終的衣裳，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。』武大道：『阿呀！不要喫他的，我們也有央及他處。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，你便自歸來喫些點心，不值得攪惱他。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，帶了些錢在身邊，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；常言道：「遠親不如近隣，」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，你便只是拿了家來，做去還他。』那婦人聽了，當晚無話。有詩爲證：

可奈虔婆設計深，

大郎混沌不知因。

帶錢買酒酬奸詐，

卻把婆娘白送人。

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，賺潘金蓮來家。次日飯後，武大自出去了，王婆便趲過來相請。去到他房裏，取出生活，一面縫將起來。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。不在話下。看看日中，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

說道：『乾娘，奴和你買杯酒喫。』王婆道：『阿呀！那裏有這個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裏做生活，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却是拙夫分付奴來。若還乾娘見外時，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。』那婆子聽了，連聲道：『大郎直恁地曉事。既然娘子這般說時，老身權且收下。』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，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，希奇菓子來，慇懃相待。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婦人，由你十八分精細，被人小意兒過縱，十個九個着了道兒。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，請那婦人吃了酒食，再縫了一歇，看看晚來，千恩萬謝歸去了。

話休絮繁。第三日早飯後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，便走過後頭來叫道：『娘子，老身大膽……』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：『奴卻待來也。』兩個廝見了，來到王婆房裏坐下，取過生活來縫。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，兩個吃了。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，卻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，裹了頂新頭巾，穿了一套整齊齊衣服，帶了三五兩碎銀子，逕投這紫石街來。到得茶坊門首，便咳嗽道：『王乾娘，連日如何不見？』那婆子瞧科，便應道：『兀誰叫老娘？』西門慶道：『是我。』那婆子趕出來，看了笑道：『我只道是誰，卻原來是施主大官人。你來得正好，且請你入去看一看。』把西門慶袖子一拖，拖進房裏，看着那婦人道：

「這個便是那施主——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。」西門慶見了那婦人，便唱個喏。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，還了萬福。王婆卻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：「難得官人與老身緞疋，放了一年，不會做得。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。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，又密又好，其實難得！大官人，你且看一看。」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，口裏說道：「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，神仙一般的手段！」那婦人笑道：「官人休笑話！」西門慶問王婆道：「乾娘，不敢問……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？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如何猜得着？」王婆吟吟的笑道：「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。前日又竿打得不疼，大官人便忘了？」那婦人赤着臉便道：「那日奴家偶然失手，官人休要記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說那裏話。」王婆便接口道：「這位大官人，一生和氣，從來不會記恨，極是好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小人認不得，原來卻是武大郎的娘子。小人只認的大郎一個養家經紀人。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，大大小小，不會惡了一個人；又會賺錢，又且好性格，真個難得這等人。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哩。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，但是有事，百依百隨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拙夫是無用之人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娘子差矣。古人道：『柔軟是立身之本，剛強是惹禍之胎。』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，『萬丈水無涓滴漏。』王婆

打着攛鼓兒道：『說的是。』

西門慶獎了一回，便坐在婦人對面。王婆又道：『娘子，你認的這個官人麼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奴不認的。』婆子道：『這個大官人，是這本縣一個財主，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，叫做西門大官人。萬萬貫錢財，開着個生藥鋪在縣前。家裏錢過北斗，米爛陳倉；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圓的是珠，光的是寶。也有犀牛頭上角，亦有大象口中牙……』

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，口裏假嘈。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。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，恨不就做一處。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，遞一盞與西門慶，一盞遞與這婦人，說道：『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。』吃罷茶，便覺有些眉目送情。王婆看着西門慶，把一隻手在臉上摸，西門慶心裏瞧科，已知有五分了。

王婆便道：『大官人不來時，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；一者緣法，二乃來得恰好。常言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」大官人便是出錢的，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。不是老身路歧相煩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，官人好做個主人，替老身與娘子澆手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小人也見不到，這裏有銀子在此。』便取出來，和帕子遞與王婆，備辦些酒食。那婦人便道：『不消生受得。』口裏說，卻不動身。王婆將了銀子便去，那婦人又

不起身。婆子便出門，又道：『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乾娘，免了。』卻亦是不動身。也是因緣，卻都有意了。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；這婆娘一雙眼也把來偷睨西門慶，見了這表人物，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，又低着頭自做生活。

不多時，王婆買了些現成的肥鵝，熟肉，細巧菓子歸來，盡把盤子盛了；菓子菜蔬，盡都裝了，搬來房裏桌子上。看着那婦人道：『娘子且收拾過生活，喝一杯兒酒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乾娘自便，相待大官人，奴卻不當。』依舊原不動身。那婆子道：『正是專與娘子澆手，如何卻說這話？』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，三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：『娘子，滿飲此杯。』那婦人謝道：『多感官人厚意。』王婆道：『老身知得娘子洪飲，且請開懷吃兩盞兒。』有詩爲證：

從來男女不同筵，

賣俏迎姦最可憐。

不記都頭昔日語，

犬兒今已到籬邊。

又詩曰：

須知酒色本相連，

飲食能成男女緣。

不必都頭多囑付，

開籬日待犬來眠。

卻說那婦人接酒在手，那西門慶拿起筯來道：「乾娘，替我勸娘子請些個。」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，與那婦人吃。一連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盪酒來。

西門慶道：「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？」那婦人應道：「奴家虛度二十三歲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癡長五歲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官人將天比地。」王婆便插口道：「好個精細的娘子，不惟做得好針線，諸子百家皆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卻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！」王婆便道：「不是老身說是非，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，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這等一言難盡，只是小人命薄，不曾招得一個好的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休說！若是我先妻在時，卻不怎地家無主，屋倒豎。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，都不管事。」那婦人問道：「官人恁地時，歿了大娘子得幾年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說不得。小人先妻，是微末出身，卻倒百伶百俐，是件件都替的小人；如今不幸他歿了，已得三年，家裏的事，都七顛八倒。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？在家裏時，便要毆氣！」那婆子道：「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你先頭娘子，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小人先妻，也沒此娘子這

表人物。」那婆子笑道：「官人，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，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。我見他是路歧人，不喜歡。」婆子又道：「官人，你和李嬌嬌卻長久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人，現今取在家裏。若得他會當家時，自冊正了他多時。」王婆道：「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，沒妨事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爹娘俱已沒了，我自主張，誰敢道個「不」字！」王婆道：「我自說要，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做甚麼了便沒！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，自不撞着。」

西門慶和這婆子，一遞一句，說了一回。王婆便道：「正好吃酒，卻又沒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撥，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，一發撒在你處，要吃時只顧取來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」那婆子謝了官人，起身掬這粉頭時，一鍾酒落肚，闌動春心；又自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，只低了頭，卻不起身。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：「老身去取瓶兒酒來，與娘子再吃一杯兒。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注子裏有酒沒？便再篩兩盞兒，和大官人吃。老身直去縣前那家，有好酒買一瓶來，有好歌兒耽擱。」那婦人口裏說道：「不用了。」坐着卻不動身。婆子出到房門前，便把索兒縛了房門，卻來當路坐了。

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，便斟酒來勸那婦人，卻把袖子在桌上一拂，把那雙筯拂落地下。也是緣法湊巧，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腳邊。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，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，正躡在筯邊。西門慶且不拾筯，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。那婦人便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官人休要囉喞！你真個要勾搭我？」西門慶便跪下道：「只是娘子作成小生。」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，當時兩個就將房裏脫衣解帶，共枕同歡，正似交頸鴛鴦戲水，並頭鸞鳳穿花。喜孜孜連理枝生，美甘甘同心帶結，將朱唇緊貼，把粉面斜偎。羅襪高挑，肩膊上露一灣新月；金釵倒溜，枕頭邊堆一朵烏雲。誓海盟山，搏弄得千般旖旎；羞雲怯雨，揉搓的萬種妖嬈。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。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楊柳腰脉脉春濃，櫻桃口呀呀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顆；酥胸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直饒匹配眷姻偕，真實偷期滋味美。

當下二人雲雨纔罷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，怒道：「你兩個做得好事！」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。那婆子便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我請你來做衣裳，不曾叫你來偷漢子！武大得知，須連累我，不若我先去出首。」回身便走。那婦人扯住裙兒道：「乾娘饒恕則個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低聲！」

王婆笑道：『若要我饒恕你們，都要依我一件事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休說一件，便是十件，奴也依乾娘。』王婆道：『你從今日爲始，瞞着武大，每日不要失約，負了大官人，我便罷休；若是一日不來，我便對你武大說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只依着乾娘便了。』王婆又道：『西門大官人，你自不用老身說得。這十分好事，已都完了。所許之物，不可失信。你若負心，我也要對武大說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乾娘放心，並不失信。』三人又吃幾杯酒，已是下午的時分，那婦人便起身道：『武大那厮將歸來，奴自回去。』便捱過後門歸家，先去了簾子，武大恰好進門。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：『好手段麼？』西門慶道：『端的虧了乾娘！我到家裏，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，所許之物，豈敢昧心。』王婆道：『眼望旌節至，專等好消息。』不要叫老身一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。』西門慶笑了去，不在話下。

那婦人自當日爲始，每日捱過王婆家裏來，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膠。自古道：『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』不到半月之間，街坊鄰舍，都知得了，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。有詩爲證：

半晌風流有何益，

一般滋味不須誇。

他時禍起蕭牆內，

悔殺今朝戀野花。

斷章句，話分兩頭。且說本縣有個小的，年方十五六歲，本身姓喬。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，就取名叫做鄆哥。家中止有一個老爹。那小廝生得乖覺，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，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。其日，正尋得一籃兒雪梨，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。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：『鄆哥，你若尋他，我教你一處去尋。』鄆哥道：『聒噪阿叔，叫我去尋得他見，賺得三五十錢，養活老爹也好。』那多口的道：『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主王婆茶房裏坐地，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裏。你小孩子家，只顧撞入去不妨。』

那鄆哥得了這話，謝了阿叔指教。這小猴子提了籃兒，一直望紫石街走來，逕奔入茶坊裏去，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絳。鄆哥把籃兒放下，看着王婆道：『乾娘拜揖。』那婆子問道：『鄆哥，你來這裏做甚麼？』鄆哥道：『要尋大官人，賺三五十錢，養活老爹。』婆子道：『甚麼大官人？』鄆哥道：『乾娘情知是那個，便只是他那個。』婆子道：『便是大官人，也有個姓名。』鄆哥道：『便是兩個字的。』婆子道：『甚麼兩個字的？』鄆哥道：『乾娘只是要作耍。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。』望裏面便走。那婆子一把揪住道：『小猴子，那裏去？人家屋裏，各有內外。』鄆哥道：『我去房裏便尋出來。』王婆道：『含

烏猢猻，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！」鄆哥道：「乾娘，不要獨吃自呵！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！我有甚麼不理會得！」婆子便罵道：「你那小猢猻，理會得甚麼！」鄆哥道：「你正是「馬蹄刀木杓裏切菜，」水泄不漏，半點兒也沒得落地。直要我說出來，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。」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含烏猢猻，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！」鄆哥道：「我是小猢猻，你是「馬泊六！」那婆子揪住鄆哥，鑿上兩個栗暴。鄆哥叫道：「做甚麼便打我！」婆子罵道：「賊猢猻，高則聲，大耳刮子打出你去！」鄆哥道：「老蛟蟲，沒事得便打我！」這婆子一頭叉，一頭大栗暴鑿，直打出街上去，雪梨籃兒也丟出去。那籃雪梨四分五落，滾了開去。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，一頭罵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一頭街上拾梨兒，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：「老蛟蟲，我教你不要慌！我不去說與他——不做出來不信！」提了籃兒，逕奔去尋這個人。正是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，驚起鴛鴦沙上眠。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，心中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奔來街上，直來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，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上來。鄆哥見了，立住了脚，看着武大道：「這幾時不見你，怎麼吃得肥了？」武大歇下擔兒道：「我只是這般模樣。有甚麼吃得肥處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前日要糴些麥稈，一地裏沒糴處，人都道你屋裏有。」武大道：「我屋裏又不養鵝鴨，那裏有這麥稈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說沒麥稈，怎地錢得肥臃臃地，便顛倒提起你來，也不妨，煮你在鍋裏也沒氣。」武大道：「含鳥糊猴，倒罵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鴨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。」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「還我主來……」鄆哥道：「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卻不咬下他左邊的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對我說是兀誰，我把十個炊餅送你。」鄆哥道：「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個小主人，請我吃三杯，我便說與你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會吃酒跟我來。」

武大挑了擔兒，引着鄆哥，到一個小酒店裏，歇了擔兒，拿了幾個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盞酒，請鄆哥吃。那小廝又道：「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幾塊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且說與我則個。」鄆哥道：「且

不要慌，等我一發吃了，卻說與你。你卻不要氣苦，我自幫你打捉。」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，道：「你如今卻說與我。」鄆哥道：「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膊。」武大道：「卻怎地來有這肱膊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對你說：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，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，一地裏沒尋處。街上有人說道：『他在王婆茶房裏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裏行走。』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，耐耐那王婆老豬狗，不放我去房裏尋他，大栗暴打我出來。我特地來尋你。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須不來問我。」武大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？」鄆哥道：「又來了！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，那廝兩個落得快活，只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，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。」武大聽罷道：「兄弟，我實不瞞你說：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，歸來時，便臉紅，我自也有些疑忌。這話正是了！我如今寄了擔兒，便去捉姦，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大大一個人，原來沒些見識。那王婆老狗，恁麼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？他須三人也有個暗號，見你入來拿他，把你老婆藏過了。那西門慶須了得，打你這般二十來個。若捉他不着，乾吃他一頓拳頭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了一紙狀子，你使用吃他一場官司；又沒人做主，乾結果了你。」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說得是。卻怎地出得這口氣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吃那老豬狗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我教你一

着：你今日晚些歸去，都不要發作，也不可露一些嘴臉，只做每日一般。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，我自
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着擔兒，只在左近等我，我便先去惹那老狗。必
然來打我，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，你卻搶來。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，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，叫起屈來。
——此計如何？」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卻是虧了兄弟。我有數貫錢，與你把去糴米，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
口等我。」鄆哥得了數貫錢，幾個炊餅，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去賣了一遭歸去。

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，近日來也自知無禮，只得窩伴他些個。詩曰：

潑性淫心詎肯回，

聊將假意強相陪。

只因隔壁偷好漢，

遂使身中懷鬼胎。

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，也只和每日一般，並不說起。那婦人道：「大哥，買盞酒吃？」武大道：「却
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。」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，當夜無話。

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，安在擔兒上，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
做少。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賣。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，便覷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。

且說武大挑着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，武大道：『如何？』鄆哥道：『早些個。你且去賣一遭了來。他七八分來了，你只在左近處伺候。』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，鄆哥道：『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，你便奔入去。』武大自把擔兒寄下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鄆哥提着籃兒，走入茶坊裏來，罵道：『老豬狗，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！』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起身來喝道：『你這小猢猻，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做甚麼又來罵我！』鄆哥道：『便罵你這「馬泊六」做牽頭的老狗，直甚麼屁！』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鄆哥便打。鄆哥叫一聲：『你打我！』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。那婆子却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聲：『你打！』時，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，只一頭撞將去，爭些兒跌倒，却得壁子礙住不倒。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，只見武大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。

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，急待要攔，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，那裏肯放，婆子只叫得：『武大來也！』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，先奔來頂住了門，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。武大搶到房門邊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裏推得開，口裏只叫得：『做得好事！』那婦人頂住着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裏便說道：

「閒常時，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。急上場時，便沒些用，見個紙虎，也嚇一交。」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，奪路了走。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，提醒他這個念頭，便鑽出來說道：「娘子，不是我沒本事，一時間沒這智量。」便來拔開門，叫聲「不要打！」武大却待要揪他，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。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窩裏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，打開裏一直走了。鄆哥見不是話頭，撇了王婆撒開，街坊鄰舍，都知道西門慶了得，誰敢來多管？

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裏吐血，面皮蠟查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舀碗水來，救得甦醒，兩個上下肩揜着，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，安排他牀上睡了。正是：

三寸丁兒沒幹才，

西門驢貨甚雄哉！

親夫卻教奸夫害，

淫毒皆成一套來。

當夜無話。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

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勾起。更兼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，每日叫那婦人不應；又見他濃妝豔抹了出去，歸來時便面顏紅色。武大幾遍氣得發昏，又沒人來睬着。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：「你做的勾當，我親手

來捉着你姦；你倒挑撥姦夫，踢了我心，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却自去快活。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不得了！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須得知他性格。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伏侍我好了，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。你若不看覷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却和你們說話。」

這婦人聽了這話，也不回言，却蹙過來，一五一十，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却似提在冰窖子裏，說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！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却不恁地理會。如今這等說時，正是怎地好？却是苦也！」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會見你是個把舵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枉自做了男子漢，到這般去處，却擺布不開。你有甚麼主見，遮藏我們則個。」

王婆道：「你們却要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

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。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了話，武二歸來，都沒言語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却再來相約。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一處，不擔驚受怕，我

却有一條妙計，只是難教你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周全了我們則個，只要長做夫妻。」

王婆道：「這條計，用着件東西，別人家裏都沒，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裏却有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，也剜來與你，却是甚麼東西？」

王婆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裏，便好下手。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，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，把這砒霜下在裏面，把這矮子結果了。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，沒了蹤跡，便是武

二回來，待敢怎地？自古道：「嫂叔不通問。」初嫁從親，再嫁由身。」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

載，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這個不是長遠夫妻，諧老同歡——此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

此計甚妙。自古道：「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工夫。」罷罷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這是斬

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；若是斬草不除根，春來萌芽再發。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却

要重重謝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。」有詩爲證：

戀色迷花不肯休，

機謀只望永綢繆。

誰知武二刀頭毒，更比砒霜狠一籌！

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，包了一包砒霜來，把與王婆收了。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：『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藥的法度：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？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。他若問你討藥喫時，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。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，却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藥轉時，必然腸胃迸裂，大叫一聲，你却把被只一蓋，都不要人聽得。預先燒下一鍋湯，煮着一條抹布。他若毒藥發時，必然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來，却將煮的抹布一揩，都沒了血跡；便入在棺材裏，扛出去燒了，有甚麼鳥事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好却是好，只是奴手軟了，臨時安排不得屍首。』王婆道：『這個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過來相幫你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你們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來討回報。』西門慶說罷，自去了。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，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。

那婦人却趁將歸來，到樓上看武大時，一絲沒兩氣，看看待死，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。武大道：『你做甚麼來哭？』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：『我的一時間不是了，喫那廝局騙了。誰想却踢了你這脚！我問得一處好藥，我要去贖來醫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』武大道：『你救得我活，無事了，一筆都勾，並不

記懷；武二家來，亦不提。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！

那婦人拿了些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裏坐地，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，把到樓上，教武大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帖心疼藥，太醫叫你半夜裏喫了倒頭把一兩牀被發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却是好也。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個，半夜裏調來我喫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自放心睡，我自伏侍你。」

看看天色黑了，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，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，拿了一片抹布，煮在湯裏。聽那更鼓時，却好正打三更。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，却舀一碗白湯，把到樓上，叫聲：「大哥，藥在那裏？」武大道：「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與我喫。」那婦人揭起蓆子，將那藥抖在盞子裏，把那藥貼安了，將白湯衝在盞內，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，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藥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喫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治得病，管甚麼難喫。」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牀來。武大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喫下這藥去，肚裏倒疼起來。苦呀！苦呀！倒當不得了！」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，沒頭沒臉只顧蓋。武大叫道：「我也氣悶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，便好得快。」武大再要說時，這

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上牀來，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，那裏肯放些鬆寬。正似：

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，心窩裏如雪及相侵，滿腹中似鋼刀亂攪。渾身冰冷，七竅血流。牙關緊咬，三魂赴枉死城中；喉管枯乾，七魄投望鄉臺上。地獄新添食毒鬼，陽間沒了捉姦人。

那武大哎了兩聲，喘息了一回，腸胃迸斷，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，只得跳下牀來，敲那壁子。王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，開了後門，王婆問道：『了也未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了便了了；只是我手脚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』王婆道：『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。』

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舀了一桶湯，把抹布撒在裏面，掇上樓來。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，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屍上。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，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；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；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，却上樓來，收拾得乾淨了。王婆自轉將歸去了。

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。看官聽說：原來但凡世上婦人，哭有三樣：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

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，却早五更，天色未曉，西門慶奔來討信，王婆說了備細。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，教買棺材津送，就叫那婦人商議。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：『我的武大，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這個何須得你說。』王婆道：『只有一件事最要緊：地坊上團頭何九叔，他是個精細的人；只怕他看出破綻，不肯殮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這個不妨。我自分付他便了。他不肯違我的言語。』王婆道：『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，不可遲誤。』西門慶去了。

到天大明，王婆買了棺材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，點起一盞隨身燈。鄰舍坊廂，都來弔問。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。衆街坊問道：『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？』那婆娘答道：『因害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勾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。』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，不敢死問他，只自人情勸道：『死自死了，活的自要過，娘子省煩惱。』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衆人各自散了。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請團頭何九叔。但是入殮用的，都買了；并家裏一應物件，也都買了。就叫了兩個和尚，晚些伴靈。多樣時，何九叔先撥幾個火家來整頓。

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，慢慢地走出來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叫道：『九叔何往？』何九叔

答道：『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借一步說話則個。』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，坐下在閣兒內。西門慶道：『何九叔，請上坐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對官人一處坐地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何故見外？且請坐。』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來。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，即便篩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『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喫酒，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。』兩個喫了半個時辰，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九叔休嫌輕微，明日別有酬謝。』何九叔叉手道：『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？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，也不敢受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休要見外，請收過了却說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大官人但說不妨，小人依聽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別無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，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，凡百事週全，一牀錦被遮蓋則個，別無多言。』何九叔道：『是這些小事，有甚利害，如何敢受銀兩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不收時，便是推却。』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受了。兩個又喫了幾杯，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，明日來鋪裏支錢。兩個下樓，一同出了店門。西門慶道：『九叔記心，不可洩漏，改日別有報効。』分付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裏尋思道：『這件事却又作怪！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，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……這件事必定有蹊蹺。』來到武大門前，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，何九叔問道：『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』火家答道：『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』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，王婆接着道：『久等阿叔多時了。』何九叔應道：『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，來遲了一步。』只見武大老婆，穿着些素淡衣裳，從裏面假哭出來。何九叔道：『娘子省煩惱——可傷大郎歸天去了！』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：『說不可盡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幾日兒便休了，撇得奴好苦。』何九叔上上下下看得那婆娘的模樣，口裏自暗暗地道：『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，不曾認得他，原來武大卻討着這個老婆！西門慶這十兩銀子，有些來歷。』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，揭起千秋旛，扯開白絹，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，定睛看時，何九叔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口裏噴出血來。但見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無光，正是身如五鼓衝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偷骨殖何九叔送喪

供人頭武二郎設祭

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，衆火家扶住，王婆便道：「這是中了惡，快將水來！」噴了兩口，何九叔漸漸地動轉，有些甦醒，王婆道：「且扶九叔回家去，却理會。」兩個火家，使扇板門，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，大小接着，就在牀上睡了。老婆哭道：「笑欣欣出去，却怎地這般歸來！閒時曾不知中惡。」坐在牀邊啼哭。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，踢那老婆道：「你不要煩惱，我自沒事。却纔去武大家入殮，到得他巷口，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，請我去喫了一席酒，把十兩銀子與我，說道：『所殮的屍首，凡事遮蓋則個。』我到武大家，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，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。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，見武大面皮紫黑，七竅內津津出血，唇口上微露齒痕，定是中毒身死。我本待聲張起來，却怕他沒人做主，惡了西門慶，却不是去撩蜂剔蠍。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，武大有個兄弟，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。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，倘或早晚歸來，此事必然要發。」

老婆便道：「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：『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，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，鬧了茶坊。』正是這件事了。你却慢慢的訪問他。如今這事有甚難處，只使火家自去殮了，就問他幾時出喪。若

是停喪在家，待武松歸來出殯，這個便沒甚麼阜絲麻線。若他便出去埋葬了，也不妨。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，必有蹺蹊。你到臨時，只做去送喪，張人眼錯，拿了兩塊骨頭，和這十兩銀子收着，便是個老大證見。若他回來，不問時便罷，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，做一碗飯却不好。」

何九叔道：「家有賢妻，見得極明。」隨即叫火家分付：「我中了惡，去不得，你們便自去殮了。就問他幾時出喪，快來回報。得的錢帛，你們分了，都要停當。若與我錢帛，不可要。」火家聽了，自來武大家入殮，停喪安靈已罷，回報何九叔道：「他家大娘子說道：『只三日便出殯，去城外燒化。』」火家各自分錢散了。何九叔對老婆道：「你說的話正是了。我至期，只去偷骨殖便了。」

且說王婆一力攛掇，那婆娘當夜伴靈。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。第三日早，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，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。那婦人帶上孝，一路上假哭養家人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叫舉火燒化。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，來到場裏，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：「九叔，且喜得貴體沒事了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，不曾還得錢，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。」王婆道：「九叔如此志誠。」何九叔把紙錢燒了，就攛掇燒化棺材。王婆和那婦人謝道：「難得何九叔攛掇，回家一發相

謝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小人到處只是出熱。娘子 and 乾娘自穩便。齋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。小人自替你照顧。』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，把火挾去，揀兩塊骨頭，拿去撒骨池內，只一浸，看那骨頭酥黑。何九叔收藏了，也來齋堂裏和闌了一回。棺木過了，殺火收拾骨殖，撒在池子裏，衆隣舍各自分散。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，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，送喪的人名字，和這銀子一處包了，做一個布袋兒盛着，放在房裏。

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，去榻子前面設個靈牌，上寫『亡夫武大郎之位。』靈牀子前，點一盞琉璃燈，裏面貼些經幡，錢垛，金銀錠，采繒之屬。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，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，只是偷雞盜狗之歡，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，任意停眠整宿。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，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。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，有成時必須有敗，有詩爲證：

參透風流二字禪，

好姻緣是惡姻緣。

山妻小妾家常飯，

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，任意歌飲，交得熟了，却不顧外人知道，這條街上遠近人家，無有

一人不知此事。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個刁徒潑皮，誰肯來多管？

常言道：『樂極生悲，否極泰來。』光陰迅速，前後又早四十餘日。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，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，投下了來書，交割了箱籠，街上閒行了幾日，討了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。前後往回，恰好將及兩個月。去時新春天氣，回來三月初頭。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趕回要見哥哥，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。知縣見了大喜。看罷回書，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一錠大銀，酒食管待，不必用說。

武松回到下處房裏，換了衣服鞋襪，戴上個新頭巾，鎖上了房門，一逕投紫石街來。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，都喫一驚，大家捏兩把汗，暗暗地說道：『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？必然弄出事來！』

且說武松到門前，揭起簾子，探身入來，見了靈牀子，寫着『亡夫武大郎之位』七個字，呆了，睜開雙眼道：『莫不是我眼花了？』叫聲：『嫂嫂，武二歸來。』

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，聽得武松叫一聲，驚得屁滾尿流，一直奔後門，從王婆家走了。

那婦人應道：『叔叔少坐，奴便來也。』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，那裏肯帶孝，每日只是濃妝豔抹，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。聽得武松叫聲，武二歸來了，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，拔去了首飾釵環，蓬鬆挽了個鬢兒，脫去了紅裙繡襖，旋穿上孝裙孝衫，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。

武松道：『嫂嫂且住，休哭！我哥哥幾時死了？得甚麼症候？喫誰的藥？』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面說道：『你哥哥至從你轉背一二十日，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；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甚麼藥不喫過，醫治不得，死了，撇得我好苦！』隔壁王婆聽得，生怕決撒，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。武松又道：『我的哥哥，從來不會有這般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』王婆道：『都頭却怎地這般說？』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誰保得長沒事？那婦人道：『虧殺了這個乾娘。我又是個沒腳蟹，不是這個乾娘，鄰舍家誰肯來幫我！』武松道：『如今埋在那裏？』婦人道：『我又獨自一個，那裏去尋墳地，沒奈何，留了三日，把出去燒化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哥哥死得幾日了？』婦人道：『再兩日，便是斷七。』

武松沉吟了半晌，便出門去，逕投縣裏來，開了鎖，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，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縲，繫在腰裏；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，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；叫一個土兵鎖上

了房門，去縣前買了些米、麵、椒料……等物，香、燭、冥紙，就晚到家敲門。

那婦人開了門，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。武松就靈牀子前，點起燈燭，鋪設酒餚。到兩個更次，安排得端正，武松撲翻身便拜道：『哥哥陰魂不遠！你在世時軟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。你若是負屈銜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做主報讎。』把酒澆奠了，燒化冥用紙錢，便放聲大哭，哭得那兩邊隣舍，無不恓惶。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。武松哭罷，將羹飯酒餚和士兵喫了，討兩條席子，叫士兵中門傍邊睡。武松把條席子，就靈牀子前睡。那婦人自上樓去，下了樓門自睡。

約莫將近三更時候，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；看那士兵時，齣齣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。武松爬將起來，看了那靈牀子前琉璃燈，半明半滅；側耳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武松歎了一口氣，坐在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裏說道：『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了却有甚分明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靈牀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，真個是盤旋侵骨冷，凜烈透飢寒。昏昏暗暗，靈前燈火失光明；慘慘幽幽，壁上紙錢飛散亂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，定睛看時，只見個人從靈牀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：『兄弟，我死得好苦！』武松看不仔細，却待向前來再問時，只見冷氣散了，不見了人。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，尋思是夢非夢。回頭看那

士兵時，正睡着。武松想道：『哥哥這一死，必然不明……却纔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……』直在心裏不題，等天明却又理會。詩曰：

可怪人稱三寸丁，
生前混沌死精靈。

不因同氣能相感，
冤鬼何從夜現形？

天色漸明了，士兵起來燒湯。武松洗漱了，那婦人也下樓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叔叔夜來煩惱？』武松

道：『嫂嫂，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却怎地忘了，夜來已對叔叔說了，害心疼病死

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却贖誰的藥喫？』那婦人道：『見有藥貼在這裏。』武松道：『却是誰買棺材？』那婦人

道：『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。』武松道：『誰來扛擡出去？』那婦人道：『是本處團頭何九叔。盡是他維持

出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原來恁地。且去縣裏畫卯，却來。』便起身帶了士兵，走到紫石街巷口，問士兵道：『你

認得團頭何九叔麼？』士兵道：『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，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。』

武松道：『你引我去。』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，武松道：『你自先去。』士兵去了。武松却揭起簾子，

叫聲：『何九叔在家麼？』這何九叔却纔起來。聽得是武松來尋，嚇得手忙脚亂，頭巾也戴不迭，急急取

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，便出來迎接道：『都頭幾時回來？』武松道：『昨日方回到這裏，有句話閒說則個，請那尊步同往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小人便去，都頭且請拜茶。』武松道：『不必免賜。』

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，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。何九叔起身道：『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，何故反擾？』武松道：『且坐。』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，量酒人一面篩酒，武松更不開口，且只顧喫酒。何九叔見他不做聲，倒捏兩把汗，却把些話來撩他。武松也不開言，並不把話來提起。酒已數杯，只見武松揭起衣裳，颯地掣出把尖刀來，插在桌子上。量酒的都驚得呆了，那裏肯近前？看何九叔面色青黃，不敢鼓氣。武松捋起雙袖，握着尖刀，指何九叔道：『小子麤疎，還曉得「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」你休驚怕，只要實說——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，便不干涉你！我若傷了你，不是好漢！倘若有半句兒差，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！閒言不道，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，是怎地模樣？』武松道罷，一雙手按住肱膝，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，看着何九叔。

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，放在桌子上道：『都頭息怒。這個袋兒，便是一個大證見。』武松用手打開，看那袋兒裏時，兩塊酥黑骨頭，一錠十兩銀子，便問道：『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？』

何九叔道：「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，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，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，殮武大郎屍首。至日，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，攔住，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。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，付與小人，分付道：「所殮的屍首，凡百事遮蓋。」小人從來得知道，那人是個刁徒，不容小人不接。喫了酒食，收了這銀子，小人去到大郎家裏，揭起千秋旛，只見七竅內有瘀血，唇口上有齒痕，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。小人本待聲張起來，只是又沒苦主；他的娘子，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；因此小人不忍聲言，自咬破舌尖，只做中了惡，扶歸家來了。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，不曾接受一文。第三日，聽得扛出去燒化，小人買了一陌紙，去山頭假做人情，使轉了王婆并令嫂，暗拾了這兩塊骨頭，包在家裏。——這骨殖酥黑，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。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，并送喪人的姓名，便是小人口詞了。都頭詳察。」

武松道：「姦夫還是何人？」

何九叔道：「却不知是誰。小人閒聽得說來，有個賣梨兒的鄆哥，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。這條街上，誰人不知。都頭要知備細，可問鄆哥。」武松道：「是。既然有這個人時，一同去走一遭。」武松

收了刀，藏了骨頭銀子，算還酒錢，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。

却好走到他門前，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裏，糴米歸來。何九叔叫道：『鄆哥，你認得這位都頭麼？』鄆哥道：『解大蟲來時，我便認得了。你兩個尋我做甚麼？』鄆哥那小廝，也瞧了八分，便說道：『只是一件：我的老爹六十歲，沒人養贍，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。』武松道：『好兄弟。』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：『鄆哥，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，跟我來說話。』鄆哥自心裏想道：『這五兩銀子，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？便陪他喫官司也不妨。』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，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。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，對鄆哥道：『兄弟，你雖年紀幼小，倒有養家孝順之心，却纔與你這些銀子，且做盤纏。我有用着你處，事務了畢時，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。你可備細說與我：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？』

鄆哥道：『我說與你，你却不要氣苦。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，提得一籃兒雪梨，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，一地裏沒尋他處。問人時，說道：『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，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；如今刮上了他，每日只在那裏。』我聽得了這話，一逕奔去尋他。耐耐王婆老豬狗，攔住不放我入房裏去。』

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，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，直叉我出來，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。我氣苦了，去尋你大郎，說與他備細，他便要去捉姦。我道：「你不濟事！西門慶那厮，手脚了得，你若捉他不着，反喫他告了，倒不好。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，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。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，我先入去，你便寄了擔兒等着。只看我丟出籃兒來，你便搶人來捉姦。」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，逕去茶坊裏。被我罵那老豬狗，那婆子便來打我，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，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。武大郎却搶入去時，婆子要去攔截，却被我頂住了，只叫得「武大來也！」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。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，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，奔出來，把大郎一脚踢倒了。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，扶大郎不動，我慌忙也自走了。過得五七日，說大郎死了。我却不知怎地死了？」武松問道：「你這話是實了？你却不要說謊。」鄆哥道：「便到官府，我也只是這般說。」武松道：「說得是，兄弟。」便討飯來喫了，還了飯錢，三個人下樓來。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告退。」武松道：「且隨我來，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。」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。

知縣見了問道：「都頭告甚麼？」武松告說：「小人親兄武大，被西門慶與嫂通姦，下毒藥謀殺性

命。這兩個便是證見，要相公做主則個。」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，當日與縣吏商議。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，官人自不必說，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：「這件事難以理問。」知縣道：「武松，你也是個本縣都頭，不省得法度。自古道：『捉姦見雙，捉賊見贓，殺人見傷。』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，你又不曾捉得他姦；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，便問他殺人公事，莫非忒偏向麼？」你不可造次，須要自己尋思，當行卽行。」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，十兩銀子，一張紙，告道：「覆告相公：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。」知縣看了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待我從長商議。可行時，便與你拿問。」何九叔，鄆哥，都被武松留在房裏。當日西門慶得知，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。次日早晨，武松在廳上告稟，催逼知縣拿人。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，回出骨殖并銀子來，說道：「武松，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；這件事不明白，難以對理。聖人云：『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？』不可一時造次。」獄吏便道：「都頭，但凡人命之事，須要屍、傷、病、物、蹤——五件事全，方可推問得。」武松道：「既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却又理會。」收了銀子和骨殖，再付與何九叔收了；下廳來到自己房內，叫士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。「留在房裏相等一等，我去便來也。」

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，離了縣衙，將了硯瓦、筆墨，就買了三五張紙，藏在身邊；就叫兩個土兵，買了個豬首，一隻鵝，一隻雞，一擔酒，和些菓品之類，安排在家裏。約莫也是巳牌時候，帶了土兵，來到家中。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，放下心，不怕他，大着膽看他怎的。武松叫道：『嫂嫂下來，有句話說。』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，問道：『有甚麼話說？』武松道：『明日是亡兄斷七，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，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，替嫂嫂相謝衆鄰。』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：『謝他們怎地！』武松道：『禮不可缺。』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，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，焚起一爐香，列下一陌紙錢，把祭物去靈前擺了，堆盤滿宴，鋪下酒食果品之類。叫一個土兵，後面盪酒；兩個土兵，門前安排桌凳；又有兩個，前後把門。武松自分付定了，便叫：『嫂嫂來待客，我去請來。』先請隔壁王婆。那婆子道：『不消生受，教都頭作謝。』武松道：『多多相擾了乾娘，自有個道理。先備一杯菜酒，休得推故。』那婆子取了招兒，收拾了門戶，從後門走過來。武松道：『嫂嫂坐主位，乾娘對席。』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，放着心喫酒。兩個都心裏道：『看他怎地？』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、姚文卿。二郎道：『小人忙些，不勞都頭生受。』武松拖住便道：『一杯淡酒，又不長久，便請到家。』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，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。又去對門請兩家——

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。趙仲銘。四郎道：『小人買賣撇不得，不及陪奉。』武松道：『如何使得？衆高鄰都在那裏了。』不由他不來，被武松扯到家裏道：『老人家爺父一般，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。』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。那人原是吏員出身，便瞧道有些尷尬，那裏肯來；被武松不管他，拖了過來，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。武松道：『王婆，你隔壁是誰？』王婆道：『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。』却好正在屋裏，見武松入來，喫了一驚道：『都頭，沒甚話說？』武松道：『家間多擾了街坊，相請喫杯淡酒。』那老兒道：『哎呀！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，却如何請老子喫酒？』武松道：『不成微敬，便請到家。』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，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。

說話的，爲何先坐的不走了？原來都有士兵前後把着門，都似監禁的一般。

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鄰舍，并王婆和嫂嫂，共是六人。武松掇條凳子，却坐在橫頭，便叫士兵把前後門關了。那後面士兵，自來篩酒。武松唱個大喏，說道：『衆高鄰：休怪小人龕鹵，胡亂請些個。』衆鄰舍道：『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，如今倒來反擾。』武松笑道：『不成意思，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。』士兵只顧篩酒。衆人懷着鬼胎，正不知怎地。看看酒至三杯，那胡正卿便要起身，說道：『小人忙些個。』

武松叫道：『去不得！既來到此，便忙也坐一坐。』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暗暗地尋思道：『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，如何却這般相待，不許人動身？』只得坐下。武松道：『再把酒來篩。』士兵斟到第四杯酒，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，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宴。只見武松喝叫士兵，且收拾過了杯盤，少間再喫。武松抹了桌子。衆鄰舍却待起身，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：『正要說話。一千高鄰在這裏，中間高鄰那位會寫字？』姚二郎便道：『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。』武松便唱個喏道：『相煩則個。』便捲起雙袖，去衣裳底下，颯地只一掣，掣出那口尖刀來；右手四指籠着刀靶，大母指按住掩心，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：『諸位高鄰在此：小人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只要衆位做個證見。』

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，右手指定王婆，四家鄰舍驚得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都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武松道：『高鄰休怪，不必喫驚。武松雖是籠鹵漢子，——便死也不怕，——還省得有冤報冤，有讐報讐，並不傷犯衆位，只煩高鄰做個證見。若有一位先走的，武松翻過臉來休怪。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，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。』衆鄰舍俱目瞪口呆，再不敢動。

武松看着王婆喝道：『兀那老豬狗聽着！我的哥哥這個性命，都在你的身上，慢慢地却問你！』回

過臉來，看着婦人罵道：『你那淫婦聽着！你把我的哥哥性命，怎地謀害了，從實招了，我便饒你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你好沒道理！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，干我甚事……』說猶未了，武松把刀脰查子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，右手劈胸提住；把桌子一脚踢倒了，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，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，兩脚踏住；右手拔起刀來，指定王婆道：『老猪狗，你從實說！』那婆子要脫身，脫不得，只得道：『不消都頭發怒，老身自說便了。』武松叫士兵取過紙、墨、筆、硯，排在桌子上，把刀指着胡正卿道：『相煩你與我聽一句，寫一句。』胡正卿脰脰抖着道：『小人便寫。』討了些硯水，磨起墨來，胡正卿拿起筆，拂開紙道：『王婆，你實說！』那婆子道：『又不干我事，教說甚麼？』武松道：『老猪狗，我都知了，你賴那個去！你不說時，我先剛了這個淫婦，後殺你這老狗。』提起刀來，望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攔。那婦人慌忙叫道：『叔叔，且饒我！你放我起來，我說便了。』武松一提，提起那婆娘，跪在靈床子前。武松喝一聲：『淫婦快說！』

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，只得從實招說：將那時放簾子，因打着西門慶起，并做衣裳，入馬道姦，一

一地說。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，因何設計下藥，王婆怎地教唆撥置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武松叫他說一

句，却叫胡正卿寫一句。王婆道：『咬蟲，你先招了，我如何賴得過，只苦了老身！』王婆也只得招認了。把這婆子口詞，也叫胡正卿寫了。從頭至尾，都說在上面。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，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，也畫了字。叫士兵解搭膊來，背剪綁了這老狗，捲了口詞，藏在懷裏。叫士兵取碗酒來，供養在靈床子前，拖過這婦人來，跪在靈前，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。武松道：『哥哥靈魂不遠，兄弟武二與你報讐雪恨！』叫士兵把紙錢點着。那婦人見頭勢不好，却待要叫，被武松腦揪倒來，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，扯開胸脯衣裳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，口裏銜着刀，雙手去挖開胸脯，掘出心肝五臟，供養在靈前；脰查一刀，便割下那婦人頭來，血流滿地。四家鄰舍，喫了一驚，都掩了臉，見他兇了，又不敢動，只得隨順他。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，把婦人頭包了，揩了刀，插在鞘裏，洗了手，唱個喏，道：『有勞高鄰，甚是休怪。且請衆位樓上少坐，待武二便來。』四家鄰舍，都面面相看，不敢不依他，只得都上樓去坐了。武松分付士兵，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。關了樓門，着兩個士兵在樓下看守。

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，一直奔西門慶生藥鋪前來，看着主管，唱個喏，問道：『大官人在麼？』主管道：『却纔出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借一步閒說一句話。』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，不敢不出來。武松一引引

到側首僻淨巷內，武松翻過臉來道：『你要死，却是要活？』主管慌道：『都頭在上，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。』武松道：『你要死，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活，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。』主管道：『却纔和一個相識，去——獅子橋下大酒樓上——喫酒。』武松聽了，轉身便走。那主管驚得半晌，移腳不動，自去了。

且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，便問酒保道：『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？』酒保道：『和一個一般的財主，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。』武松一直撞到樓上，去閣子前張時，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，對面一個坐着客席，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。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，那顆人頭，血淥淥的滾出來。武松左手提了人頭，右手拔出尖刀，挑開簾子，鑽將入來，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。西門慶認得是武松，喫了一驚，叫聲『哎呀！』便跳起在凳子上去，一隻脚踏上窗檻，要尋走路，見下面是街，跳不下去，心裏正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，托地已跳在桌子上，把些盞兒，碟兒，都踢下來。兩個唱的行院，驚得走不動。那個財主官人，慌了脚手，也驚倒了。西門慶見來得兇，便把手虛指一指，早飛起右脚來。武松只顧奔入去，見他脚起，略閃一闪，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，那口刀踢將起來，直落

下街心裏去了。西門慶見踢去了刀，心裏便不怕他，右手虛照一照，左手一拳，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。却被武松略躲個過，就勢裏從口下鑽入來，左手帶住頭，連肩胛只一提，右手早捺住西門慶左腳，叫聲『下去！』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，二乃天理難容，三來怎當武松勇力：只見頭在下，脚在上，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，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。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，也鑽出窗子外，湧身望下只一跳，跳在當街上；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，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只把眼來動。武松按住，只一刀，割下西門慶的頭來；把兩顆頭相結何一處，提在手裏；把着那口刀，一直奔回紫石街來。叫士兵開了門，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；把那碗冷酒澆奠了，說道：『哥哥靈魂不遠，早生天界！兄弟與你報讐：殺了姦夫和淫婦，今日就行燒化。』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鄰下來，把那婆子押在前面。武松拿着刀，提了兩顆人頭，再對四家鄰舍道：『我還有一句話，對你們四位高鄰說則個。』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，盡道：『都頭但說，我衆人一聽尊命。』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，景陽岡好漢，屈做囚徒；陽穀縣都頭，變作行者。直教名標千古，聲播萬年。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『母夜叉』孟州道賣人肉

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

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：『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，犯罪正當其理，雖死而不怨；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。小人此一去，存亡未保，死活不知，我哥哥靈牀子，就今燒化了。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，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，作隨衙用度之資，聽候使用。今去縣裏首告，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，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。』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。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，打開看了，付與四隣收貯變賣，却押那婆子，提了兩顆人頭，逕投縣裏來。

此時閔動了一個陽穀縣，街上看的人，不計其數。知縣聽得人來報了，先自駭然，隨即陞廳。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；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，放在階下。武松跪在左邊，婆子跪在中間，四家隣舍跪在右邊。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，從頭至尾，告訴一遍。知縣叫那令史，先問了王婆口詞，一般供說。四家隣舍，指證明白。又喚過何九叔，鄆哥，都取了明白供狀。喚當該件作行人，委吏一員，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，檢驗了婦人身屍；獅子橋下酒樓前，檢驗了西門慶身屍。明白填寫屍單格目，回到縣裏，呈堂立

案。知縣叫取長枷，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，收在監內；一千平人，寄監在門房裏。

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，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，一心要周全他；又尋思他的好處，便喚該吏商議道：「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，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，改作『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，有嫂不容祭祀，因而相爭；婦人將靈牀推倒，救護亡兄神主，與嫂鬪毆，一時殺死。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，前來強護，因而鬪毆；互相不伏，扭打至獅子橋邊，以致鬪殺身死。』讀款狀與武松聽了，寫一道申解公文，將這一千人犯，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。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，倒有仗義的人；有那上戶之家，都資助武松銀兩；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。武松到下處，將行李寄頓，士兵收了，將了十二三兩銀子，與了鄆哥的老爹。武松管下的士兵，大半相送酒肉不迭。當下縣吏領了公文，抱着文卷，并何九叔的銀子，骨殖，招詞，刀杖，帶了一千人犯，上路望東平府來。

衆人到得府前，看的人関動了衙門口。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，隨即陞廳。那官人：

平生正直，稟性賢明。幼曾雪案攻書，長向金鑾對策。戶口增，錢糧辦，黎民稱德滿街衢；詞訟減，盜賊休，父老讚歌喧市井。慷慨文章欺李杜，賢良德政勝龔黃。

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，已知這件事了，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，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；又把各人供狀，招款看過，將這一千人，一一審錄一遍；把贓物并行兇刀杖封了，發與庫子收領上庫；將武松的長枷，換了一面輕罪枷，下在牢裏；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，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。喚過縣吏，領了回文，發落何九叔，鄆哥，四家隣舍：『這六人且帶回縣去，寧家聽候。本主西門慶妻子，留在本府羈管聽候，等朝廷明降，方始結斷。』那何九叔，鄆哥，四家隣舍，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。武松下在牢裏，自有幾個土兵送飯。

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，時常差人看覷他，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，倒把酒食與他喫。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，申去省院，詳審議罪；卻使個心腹人，齎了一封緊要密書，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。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，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，議下罪犯：『據王婆生情造意，哄誘通姦，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；又令本婦趕逐武松，不容祭祀親兄，以致殺傷人命，唆令男女故失人倫。擬合凌遲處死。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，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，亦則自首，難以釋免；脊杖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外。姦夫淫婦，雖該重罪，已死勿論。其餘一千人犯，釋放寧家。文書到日，即便施行。』

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，隨即行移，拘到何九叔，鄆哥，并四家隣舍，和西門慶妻小，一千人等，都到廳前聽斷。牢中取出武松，讀了朝廷明降，開了長枷，脊杖四十；上下公人都看覷他，止有五七下着肉；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，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『金印』，迭配孟州牢城。其餘一千衆人，省諭發落，各放寧家。大牢裏取出王婆，當廳聽命。讀了朝廷明降，寫了犯由牌，畫了伏狀，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，四道長釘，三條綁索，東平府尹判了一個『剮』字，擁出長街。兩聲破鼓響，一棒碎鑼鳴；犯由前引，混棍後催；兩把尖刀舉，一朵紙花搖，帶去東平府市心裏，喫了一剮。

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，看剮了王婆，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，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，交付與武松收受，作別自回去了。當廳押了文帖，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。府尹發落已了。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，有那原跟的士兵付與了行李，亦回本縣去了。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，迤邐取路投孟州來。

那兩個公人，知道武松是個好漢，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，不敢輕慢他些個。武松見他兩個小心，也不和他計較；包裹內有的是金銀，但過村坊鋪店，便買酒肉，和他兩個公人喫。話休絮繁。武松自從三

月初頭殺了人，坐了兩個月監房，如今來到孟州路上，正是六月前後，炎炎火日當天，爍石流金之際，只得趕早涼而行。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，來到一條大路，三個人已到嶺上，却是巳牌時分。武松道：『你們且休坐了，趕下嶺去，尋買些酒肉喫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三個人奔過嶺來，只一望時，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，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。武松見了，把手指道：『兀那裏不有個酒店！』三個人奔下嶺來，山岡邊見個樵夫，挑一擔柴過來。武松叫道：『漢子，借問這裏地名叫做甚麼去處？』樵夫道：『這嶺是孟州道。嶺前面大樹林邊，便是有名的十字坡。』

武松問了，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，爲頭一株大樹，四五個人抱不交，上面都是枯藤纏着。看看抹過大樹邊，早望見一個酒店，門前牕檻邊坐着一個婦人，露出綠紗衫兒來，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，鬢邊插着些野花。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，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。——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，搽一臉胭脂鉛粉，敞開胸脯，露出桃紅紗主腰，上面一色金鈕。見那婦人如何？眉橫殺氣，眼露兇光。轆軸般蠢岔腰肢，棒錘似粗莽手脚。厚鋪着一層膩粉，遮掩頑皮；濃搽就兩暈胭脂，直侵亂髮。金釧牢籠魔女臂，紅衫照映夜叉精。

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：「客官歇腳了去。本家有好酒，好肉，要點心時，好大饅頭！」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，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，兩個公人倚了棍棒，解下那纏袋，上下肩坐了。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，放在桌子上，解了腰間搭膊，脫下布衫。兩個公人道：「這裏又沒人看見，我們擔些利害，且與你除了這枷，快活喫兩碗酒。」便與武松揭開了封皮，除了枷來，放在桌子底下，都脫了上半截衣裳，搭在一邊牕檻上。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：「客官要打多少酒？」武松道：「不要問多少，只顧盪來；肉便切三五斤來，一發算錢還你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也有好大饅頭。」武松道：「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。」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，托出一大桶酒來。放下三隻大碗，三雙筯，切出兩盤肉來；一連篩了四五巡酒，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，放在桌子上。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。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，叫道：「酒家，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？」那婦人嘻嘻笑道：「客官休要取笑。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那裏有人肉的饅頭，狗肉的滋味？我家饅頭，積祖是黃牛的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從來走江湖上，多聽得人說道：『大樹十字坡，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，瘦的却把去填河。』」那婦人道：「客官那得這話？這是你自捏出來的。」武松道：「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，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，以此疑忌。」武松又問道：「娘子，你家

丈夫却怎地不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你獨自一個須冷落。」那婦人笑着尋思道：「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，倒來戲弄老娘！正是一燈蛾撲火，惹焰燒身。」不是我來尋你，我且先對付那厮。」這婦人便道：「客官休要取笑。再喫幾碗了，去後面樹下乘涼。要歇，便在我家安歇不妨。」武松聽了這話，自家肚裏尋思道：「這婦人不懷好意了。你看我且先耍他。」武松又道：「大娘子，你家這酒，好生淡薄。別有甚好的，請我們喫幾碗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，只是渾些。」武松道：「最好。越渾越好喫。」那婦人心裏暗喜，便去裏面托出一甌渾色酒來。武松看了道：「這正是好生酒，只宜熱喫最好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還是這位客官省得，我盪來你嘗看。」婦人自付道：「這一個賊配軍正是該死，倒要熱喫。這藥却是發作得快，那厮當是我手裏行貨。」盪得熱了，把將過來篩做三碗，便道：「客官試嘗這酒。」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，只顧拿起來喫了。武松便道：「大娘子，我從來喫不得寡酒。你再切些肉來，與我過口。」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，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，虛把舌頭來啞道：「好酒，還是這酒衝得人動。」

那婦人那會去切肉，只虛轉一遭，便出來拍手叫道：「倒也！倒也！」那兩個公人，只見天旋地轉，禁

了口，望後撲地便倒。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，撲地仰倒在凳邊。那婦人笑道：『着了！由你奸似鬼，喫了老娘的洗脚水。』便叫：『小二，小三，快出來！』只見裏面跳出兩個蠢漢來，先把兩個公人扛了進去，這婦人後來桌上，提了武松的包裹，并公人的纏袋；捏一捏看，約莫裏面是些金銀。那婦人歡喜道：『今日得這三頭行貨，倒有好兩日饅頭賣。又得這若干東西。』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，卻出來，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。那裏扛得動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却似有千百斤重的。那婦人看了，見這兩個蠢漢，拖扯不動，喝在一邊說道：『你這鳥男女，只會喫飯喫酒，全沒些用，直要老娘親自動手。這個鳥大漢，却也會戲弄老娘。這等肥胖，好做黃牛肉賣。那兩個瘦蠻子，只好做水牛肉賣，扛進去，先開剝這厮。』那婦人一頭說，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，解下了紅絹裙子，赤膊着，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。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，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，當胸前摟住；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，壓在婦人身上，那婦人殺豬也似叫將起來。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，被武松大喝一聲，驚的呆了。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，只叫道：『好漢饒我！』那裏敢掙扎，正是：

麻翻打虎人，

饅頭要發酵。

誰知真英雄，

却會惡取笑？

牛肉賣不成，

反做殺豬叫！

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，歇在門首，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，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，叫道：「好漢息怒！且饒恕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」武松跳將起來，把左脚踏住婦人，提着雙拳，看那人時，頭帶青紗凹面巾，身穿白布衫，下面腿絀護膝，八搭麻鞋，腰繫着纏袋。生得三拳骨叉臉兒，微有幾根髭髯，年近三十五六。看着武松，叉手不離方寸，說道：「願聞好漢大名。」武松道：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都頭武松的便是。」那人道：「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？」武松回道：「然也。」那人納頭便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今日幸得拜識。」武松道：「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小人的渾家。」有眼不識泰山，「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，可看小人薄面，望乞恕罪。」正是：

自古噴拳輸笑面，

從來禮數服奸邪。

只因義勇真男子，

降伏兇頑『母夜叉。』

武松見他如此小心，慌忙放起婦人來，便問：「我看你夫妻兩個，也不是等閑的人，願求姓名。」那

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，快近前來，拜了都頭。武松道：「却纔衝撞，阿嫂休怪。」那婦人便道：「有眼不識好人。一時不是，望伯伯恕罪。且請去裏面坐地。」武松又問道：「你夫妻二位，高姓大名如何？我姓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張，名青，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。爲因一時間爭些小事，性起，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，放把火燒做白地，後來也沒對頭，官司也不來問，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。忽一日，有個老兒挑擔子過來，小人欺負他老，搶出來和他厮併，鬪了二十餘合，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。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，專一剪徑；因見小人手脚活，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，教了許多本事，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個女婿。城裏怎地住得，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，賣酒爲生；實是只等客商過往，有那入眼的，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，將大塊好肉，切做黃牛肉賣，零碎小肉，做餡子包饅頭。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，如此度日。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，人都叫小人做「菜園子」張青。俺這渾家姓孫，全學得他父親本事，人都喚他做「母夜叉」孫二娘。小人却纔回來，聽得渾家叫喚，誰想得遇都頭。小人多會分付渾家道：「三等人不可壞他。第一，是雲遊僧道；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，又是出家的人。」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。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，姓魯，名達；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「鎮關西」逃

走上五臺山，落髮爲僧；因他脊梁上有花繡，江湖上都呼他做「花和尚」魯智深；使一條渾鐵禪杖，重六十來斤，也從這裏經過。渾家見他生得肥胖，酒裏下了些蒙汗藥，扛入在作坊裏。正要動手開剝，小人恰好歸來；見他那條禪杖非俗，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，結拜爲兄。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，和一個甚麼「青面獸」楊志，霸在那方落草。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，只是不能勾去……」武松道：「這兩個，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。」張青道：「只可惜了一個頭陀，長七八尺一條大漢，也把來麻壞了。小人歸得遲了些個，已把他卸下四足。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，一領皂直裰，一張度牒在此。別的都不打緊，有兩件物最難得：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；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。想這個頭陀也自殺人不少；直到如今，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。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個人，心裏常常憶念他。又分付渾家道：「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；他們是衝州撞府，逢場作戲，陪了多少小心，得來的錢物；若還結果了他，那厮們你我相傳，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。」又分付渾家道：「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，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，切不可壞他。」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，今日又衝撞了都頭，幸喜小人歸得早些。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？」母夜叉」孫二娘道：「本

是不肯下手。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，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，因此一時起意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是斬頭瀝血的人，何肯戲弄良人？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，先賊忌了，因此特地說些風話，漏你下手。那碗酒我已潑了，假做中毒，你果然來提我。一時拿住，甚是衝撞了嫂子，休怪。」

張青大笑起來，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。武松道：「兄長，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。」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，看時，見壁上糊着幾張人皮，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；見那兩個公人，一顛一倒，挺着在剝人凳上。武松道：「大哥，你且救起他兩個來。」張青道：「請問都頭：今得何罪？配到何處去？」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，一一說了一遍。張青夫妻兩個，稱讚不已，便對武松說道：「小人有句話說，未知都頭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大哥但說不妨。」張青不慌不忙，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，武松大鬧了孟州城，鬩動了安平寨。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，攔倒擒龍捉虎人。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435736



7.46

34

5

籍